

《旱码头》

您所看的电子书来自福哇txt小说下载站<http://www.fval.cn>网友分享

本电子书仅供读者预览,请在下载24小时内删除,不得用作商业用途;如果喜欢请购买正版图书!网友上传是为了宣传本书,版权归原作者所有。

第一部分 第1节：旱码头(1)

第一章

引子

周村本是鲁中的一个一个小村，约有七八十

户人家，后因一官员仕途遇变，规模渐起，日益繁荣，遂成北方第一名镇，此人名叫李化熙。

李化熙，字五弦，山东周村人。崇祯七年进士。曾任榆林三边总督。崇祯十七年，奉命率部西进剿匪，行至中途，忽闻李自成攻陷北京。崇祯皇帝自缢煤山，吴三桂率部投降，清军铁骑，所向披靡。正犹豫间，又闻清军连下大同太原。本欲回身死战，又念老母在堂。无奈之下，率部“附逆”。清世祖感其“悯诚”，授工部右侍郎，累次升迁，终至兵部尚书。化熙目睹明末腐败，深知天命难违，并深悔宦海求仕，终至贰臣。便于朝中强颜欢笑，不进一语，旋即告老还乡。化熙虽降，但心崇道统，守节于心。并于

降清之前，命亲信侍从把大批的军饷运回周村。他深感于《管子》“国多财则远者来，地辟举则民留处”，就用当初明朝的军饷代完今天清朝的市税——你来周村做生意我替你交税，人为地制造出一个免税区。一脉相延，子孙相继，各地商贾，纷至沓来。仅数十年，周村就从穷僻之乡变成了交易如沸的旱码头。后人感其诚，立“今日无税碑”以志。

1

清朝末年，山河灰暗。

清晨，山东周村丝市街。虽是已过小满，春天却似没有力气烂漫。细雨如雾，石板

街道泛光滑腻。慢长槌乐器店的门开了，却不见人出。须臾，凭空抛出一个铜钱。那铜钱在空中翻了几个花，跌在石板道上当当唧唧地躺倒静默。青瓦房顶上有点去年的蒿子，两只猫你一声我一声地酝酿商量制造后代，呻吟似歌，发自肺腑。一个小贩挎着个篮子，东张西望地叫喊着走来：“周村烧饼！周村烧饼！”乐器店里黑糊糊，孙掌柜手扶桌边冲街而坐，他看着小贩走过门口——那双脚迈过光亮的铜钱，便觉此人无财，不由得轻叹一声，顺手摸起个大号锣槌。门外，靠墙架着面三尺大锣，因声如虎啸，惊心悚魄，人称“江北第一虎音”。他弯腰拾起铜钱，看着小贩的背影悲凉喟叹：“唉，你这辈子只能卖烧饼！”

他装起钱，用块破布抹着雨湿的锣面，来回看看清寥的街，抬手就是一捶。

锣面颤抖，余音波荡，周村在锣声中苏醒。

他昂起头来扯着嗓子喊：“周村开张——”

房上的那对猫原已亢奋忘我，水乳交融，将成正果，锣声突然震撼，惊窜去了两个方向。

周村安静如初，他站在街心疲惫地自语：“周村开张，周村开张，”抬眼看天，“我什么时候开张呀——”

自问里满是迷茫，兼有对天质询。

2

德和永货栈门前有条汉子，瞅着门，来回窜走，盼门早开。

第一部分 第2节：旱码头(2)

后院里，杨掌柜早已起床——在院中打着自编的太极拳。他有四十多岁，面目清瘦，身材细高，眉宇之间有些愁绪，形如鰥夫感伤际遇，回忆以前的美满。

东屋门开，出来一个青年，二十冒头，

中等身量。拿着个手帖——把要背诵的文章写在上面，随走随念。他偷眼看看爹，假装用功地嘟囔着。

父亲不屑地看他一眼。

青年赶紧躬身请安：“爹。”

爹哼一声。

青年往外走。

爹叫住他：“下雨还出去？这书就不能在家里念？”说罢生气，捂着心口。

青年赶紧过来扶他：“爹，洋叔说你这

是心脏病，得吃药。不能指望着了

抽口大烟，这不是长法儿！”

父亲闭眼摆手：“瑞清呀，长法儿不长法儿这是后话！——你还是少和那洋鬼子来往！——没事别往那洋庙里钻。”他不解地歪头问，“那里有什么？”随之右手高抬环指全局，“这四下里并不肃静！青州潍县一带那信教的就不信教的打。唉，孩子，还是那句话，诗书传家远，耕读济世长。”他说着来了气，恨铁不成钢地咬牙跺脚，“你也发发奋，考个进士我看看！”他狠指着地面，“也让我对列祖列宗和你地下的娘有个交代！”说话用力气，他有点喘。瑞清扶着父亲进了北屋。

四胜——店里唯一的伙计从饭屋端来水，躬身问：“东家，下门吧？”

东家抬手让他去。

父亲喝口水，指着儿子那手帖说：“我敢说，这上头一个字没有！”

瑞清垂首默认。

父亲：“你看看你，除了去和洋鬼子胡扯，就是和老鸹子的闺女乱搭拉，你想干什么？——咱是清白人家！”

瑞清表情恭顺，木讷不语。

父亲一扬手：“唉，什么也别说了，你直接说——今年会试有谱儿没？”

瑞清抬起头：“爹，这科考完全是靠撞大运，哪敢说一定有谱儿。”他进前一步，“爹，咱这货栈经营着丝，经营着瓷，还有缫丝机坊，也算吃穿不愁，何必费心劳神去——”

父亲认输认命地摇手：“唉，什么也别说了。”他目光神远地看着院子，“还是祖坟不行呀，老墓田里没那股子青烟！——你爷爷当初没考上，我是穷得没法儿考，满心指望你为咱杨家争口气。可你——”他不愿继续生气，就没把话说尽。

瑞清自惭。

父亲变硬为软，目光亲切：“孩子，你十二岁中秀才，十六岁成举人，是远近闻名的神童，到了考进士咋就忽然不行了呢？”

瑞清：“爹，中进士不在学问深浅，更不在才情大小，关键是得胡说，你得——”

父亲一拍桌子：“你要不胡说早就考上了！”

第一部分 第3节：旱码头(3)

瑞清低头：“我说的都是真话！”

父亲鼻子出冷气：“你把秦皇汉武骂了个遍，这是真话？要不是人家考官好，早把你办起来了！”

四胜把一直在门外徘徊的那个汉子带进来。

瑞清忙叫：“刘叔。”

杨父指着椅子让座。

老刘似是有点着急，不经过渡直接说：“杨掌柜的，茧子的事儿你想好没？”

杨掌柜：“老刘，咱也不是外人，你也知道我不是刁顽之辈。”他指着桌前面，“连这趟你来四趟了。唉，还是那句话，得等着王家收完了，咱这样的小户才能收！”他思忖着摇头，“你还是去找王老爷吧。这是规矩。”

老刘：“我找过了，就是因为他不收我才来你这！”

杨掌柜意外，他坐直身子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老刘：“他说得看看南方的动静！”

杨掌柜：“南湖州，北周村，各自的茧子统一的丝，看南方干什么？”

老刘叹气着急：“他说是因为发明了电报，胡雪岩囤生丝才让洋人办住——王老爷说得看看意大利有什么动静。”他斜侧着靠近，“我说，他扯得是不是远点呀！”他猛地站起，“等那意大利有了动静，茧里的蛾子都出来了！急死我了！”他走到门口又甩手折回，“他原来说得好好的，我才收下了桓台、邹平俩县的茧子，定钱也给了那些庄户。”声音高抬，“这倒好，让我等，让我等，这等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儿！”

杨掌柜突然轻问：“老刘，别急。这茧子是大年还是小年？”

老刘：“大年。那茧又大又白！”杨掌柜参破天机地一笑：“老刘，王家是想压价儿呀——”

瑞清趁父亲说得热闹抽身退出。

他来到前堂，四胜看着他乐：“大清早就给弄了一顿？”

瑞清叹气：“唉，四胜，你说是做官好还是干买卖好？”

四胜有十七八岁，他两眼一瞪：“当然是做官好！”

瑞清：“为什么？”

四胜：“干买卖是刨着吃，当官是躺着吃。少东家，你也使把子劲，考它个头名状元，咱也仰着脸走道儿，也把王家摠下去！”他绕过柜台，“要那样，咱这铺面的门头上也给它挂上‘奉旨专营’！”他越说越来劲，“咱也坐庄收茧子，发大财！让王家吃吃咱的气！”瑞清咂摸着四胜的话，不住地点头：“头名状元，头名状元。”他忍着笑看四胜，“这玩意儿就这么好考？”他指着四胜，“你说！淄川蒲松龄那才分大不大？”

四胜傻眼：“大！”

瑞清：“《聊斋志异》好不好？”

四胜：“可是好！特别是那些狐狸娘们儿最来劲！”

瑞清二目同瞳：“蒲柳仙才分这么大，又是半仙之体——考了一辈子，结果考了一肚子气！”他歪头看四胜，“他老人家都办不了这事儿，你让我去办？”主仆二人笑起来。

第一部分 第4节：旱码头(4)

四胜很勤快，说话时还用鸡毛掸子打扫那些瓶罐：“少东家，你为啥不愿念书？”

瑞清解释：“我不是不愿念书，是不愿科考，我觉得那玩意儿挺没劲！”他看着外面琢磨，“科考做官是为过好日子，做买卖发财也是为了过好日子。”他抬眼看四胜，“既然这俩事的结果一个样儿，我哪件儿省事干哪件儿！”四胜点点头，跑到后门处望望，再贼头贼脑地回来，两眼一眨小声说：“少东家，刚才桂花来过，说有南方客人带来的点心，让你去吃。”手扶柜台挺直身，“少东家，你是有点艳福！”瑞清点头，弹袖而起：“嗯。是有点艳福儿。四胜你看着，我不用中那头名状元，照样把王家盖下去！”

四胜：“这我信！”

瑞清捏住他的袖子：“小子，你给我看着，我也不用中进士，照样娶二十个老婆，生一百多个孩子！”说过宏图壮志，收回来小声说，“我先去会会相好儿！”

四胜扶着门帮，眼馋地看着瑞清走去，随即用五音戏的调门唱道：“南方的点心真正香，妹妹俺那留着，留着给那情郎，那情郎就是，就是俺瑞清哥，说不定那哪一天就考上个状元郎。”四胜见瑞清不回头，就作少女扶窗而望的姿态，捏着鼻子学女声，“俺那瑞清哥怎么还不来呀，我想得好那苦——”他那个拖腔还没完，瑞清猛然转身：“我揍你！”

四胜不惧，照样学戏里的女人搔首弄姿表演。

瑞清拾块砖头，四胜躲回门里。

3

王家的府第正冲着大街，坐北朝南，轩昂气象，门口两尊石狮子，墙上嵌着一溜拴马柱（那东西石头刻制，嵌在墙里），门前有两块上马石——石上镂有云雾图案，俗称“一步登天”。砖石门楼木门厢，横额上金字匾书“进士第”。两边的对子口气很大，右边：门楣常新足兆三槐之瑞；左边：人文蔚起记拔五桂之芳。北屋里，王老爷正首而坐，儿子恭坐一旁。他儿子叫王新成，一表

人才，体面排场。

“爹，今天赌场开张，我请了不少头面人物，中午您老也过去坐坐？”

王老爷用英国白铜水烟袋咕噜着抽烟，他不看儿子：“新成，三江四海水未到，七阡八陌旱码头，这周村虽是繁华开化，茶楼酒肆，秦楼楚馆，一应俱全。”他口气一转，看着院子叹道，“唉！新成，这下馆子逛窑子都不至于倾家荡产，可这赌——”他停下了。

王新成：“爹，你得这样想，咱不开别人也是开——”

父亲抬手打断：“一会儿你去县衙把吴师爷叫来。”

新成意外：“叫吴师爷干什么？”

王老爷：“这赌场开在别处，也许不是大事儿。但在周村就得有所防备！”他用老江湖的目光看着儿子，“小赌，是客人互赌你抽头，这大赌是客人和庄家赌。江浙菁英，关东豪义，”他在眼前画个小圈，“时不常在周村一现真身，这是你要防备的！你把吴师爷叫来，咱爷儿俩立个文书，划一块家产给你。”儿子想争辩，他抬手阻止，“我是盼着你发财，但我也得防着别人发你的财！——有个文书，大也不过把你那块赔进去！”

第一部分 第5节：旱码头(5)

新成站起：“爹，孟三爷的赌术名震中国，有他给咱当‘大帅’您老大可放心。嘿嘿。”

王老爷轻蔑一笑：“天外有天。就按我说的办！新成，你也是小三十的人了，有些事我也不好过度阻拦，但这赌，”头摇动，“终归不是大道！”他自嘲地一笑，“四代进士，一门书香，到你这里竟开了赌场。唉。”说罢叹气。王太太从西厢房出来，先给丈夫添茶，坐下后为儿子解窘：“老爷，新成是想挣钱，又不自家下场子。”她转向儿子，“按你爹说的办，把吴师爷请来。”说

时给儿子使眼色。

儿子欲走。王老爷叫住他：“你顺便把杨掌柜的叫来，我给他说说茧子的事儿。”

儿子的眉毛立起来：“和杨癆病商量？他还敢坏规矩？”

王老爷有点烦：“新成，切记口净，你叫人家外号干什么？人家身子不好碍你什么事儿？”

新成：“是，是，是。爹。叫杨掌柜的干什么？”

王老爷：“茧子是大年，论说是个旺相事儿，刘胖子也把俩县的蚕子定下了，我本想挤挤他，把价钱往下压压，可现在乡下人挺难，我给他的那价钱——”

新成：“低了？”

王老爷点点头：“是低点儿了。这个价钱刘胖子根本收不来！”他为难地摇头，“改口吧，我又回不过脖儿来，不改吧，又怕别人收了去。我得和杨掌柜的商量商量。在周村，除了咱就算他那机坊大。”

新成轻蔑一笑：“杨癆病不敢收！我料他没有这个胆儿！王家一口价，历来如此！爹，你甭担心，用不了五天老刘就得服了气

！他再拖蛾子就能出来！”王老爷站起来，细细地看看儿子：“你这赌场还没开，咋先这么横呢？”

4

瑞清来到金陵书寓。所谓书寓就是妓院。金陵书寓四周都是二层楼，中间是个大天井。时间还早，未到营业时间，留宿的客人也未起床，只有些尚未入流的小女孩进进出出，打扫擦拭。

桂花家在书寓的一侧，青砖房舍，雅致安逸。西厢房下还有两丛丁香。

此时，瑞清坐着吃点心，桂花站在后面

给他梳辫子。

桂花：“今年会试去不？”

瑞清喝口茶：“会试会试，我爹那里刚放下，你这里又接上。我就不明白为什么非考这玩意儿！”

桂花撇着嘴笑：“自家考不上，就说科考不好。”

瑞清回身拉她坐下：“桂花，你猜我为什么不愿意考？”

桂花：“为什么？——我觉得你没什么正话！”

瑞清：“我是怕一不小心真考上！”

桂花撇嘴轻哼一声。

瑞清：“唉，真考上可就苦了，我这辈子也就算完了！”说着摸出荷包卷烟，“李商隐考中之后就十分后悔，还作了一首诗。”

第一部分 第6节：旱码头(6)

桂花含情睇笑：“背来听听。”

瑞清捏索着卷烟：“李商隐中了进士后和他太太开玩笑，作诗说：‘为有云屏无限’

娇，凤城寒尽怕春宵。无端嫁得金龟婿，辜负香衾事早朝。’”他指着桂花的小鼻子，“就是因为中举，才弄得五冬六夏得早起！把两口子的正事儿全给搅了！”两手一摊身子一仰，“这就是做官上朝的好处！哈——”

桂花用食指杵下他脑门儿：“满脑子里尽这个，哪还有地方去装四书五经！”受母亲影响，语气还有吴侬之韵。

瑞清：“我脑子里还有你。”

桂花低下头，须臾，轻问：“咱俩的事儿怎么办？就这样拖着？”

瑞清拍下大腿，叹道：“唉，有点难呀！我说，这也怨你——你娘干什么不行，偏偏开窑子！”

桂花瞪眼：“别窑子窑子的，那叫书寓！我娘开窑子我又不干窑子，我是清白的大闺女！”她向南指去，“金陵书寓的二门我都没进过！”

瑞清：“这我知道，可我知道没用呀。我爹——”

桂花：“哼，要想让你爹实实落落地答应——”她一挺胸，“今辈子怕是办不到。要是依我说，”目光坚定，“咱直接私奔！”

瑞清双手阻挡：“不行，不行。千万别动这念头，我爹不壮实，咱要是真窜了，老人家急出个好歹来咋办？”

桂花用疑惑迷失的目光看着他：“就没别的招儿？”

瑞清：“饿着闻着那饭菜香，守着要好的大姑娘！”一拧脖子，“就是生生娶不走！我比你急！”

桂花小嘴一抿，红唇紧闭，随后果决地说：“要不就选个端正的日子，你来这里，像那戏里说的，咱偷着拜天地，私自入洞房，我给他老人家生个大胖小子，生米成了熟

饭，孩子一叫爷爷，你爹兴许就应了。你说这招儿行不？”瑞清眼一亮：“我看行！先办了实事再说！”桂花看见了希望，瑞清随后一松：“可我不敢。”

桂花指点着他：“真菜呀。你这也叫汉子！”

瑞清辩白：“我是怕他老人家生气！”

正说着，四胜在外面咳嗽：“少东家，东家让你回去。”

瑞清答应着站起来，伸出左脸：“亲一口。”

桂花生气：“走吧，熊包！”

瑞清沮丧地自喟摇头，无精打采地去开门。

桂花在后面抱住他：“瑞清哥，俺心里只有你！”

瑞清回过身：“桂花，你等着！”浓眉一横，“大丈夫纵横天下，我早晚娶了你！”说完豪言壮语又想起现实，“唉，这事有点难呀。”

瑞清和四胜往外走。四胜瞅着他的脸：
“少东家，亲口没？”

瑞清：“没亲。正气呢！” | 福娃www.f
val.cn小说|

四胜哼一声：“我估摸着就没亲上，脸上没有红印子！”他傻了吧唧地抬脸追看瑞清，“少东家，咱实实在在地说，这桂花真叫俊！”

第一部分 第7节：旱码头(7)

瑞清一斜眼：“不俊我能要？”

四胜幸灾乐祸地看着天：“就怕要不成

呀——”

瑞清一把扯过他：“小子，你看着，我不仅要成，我还得要好几个。不信你就看着！”

四胜：“这个还没弄回来，先想着下一个，不怕人家说你花心带变心？”

瑞清：“我对谁都不变心，我将来对谁都挺好。我来世上走一遭，不能白白地混过去。可是，我爹找我干什么？”

四胜回归正色：“看来是买卖上的事儿。刚才王家把东家叫了去，回来之后东家就收拾行李，说是要回桓台老家住两天。少东

家，咱正预备着收茧子，老爷这时候走——耽误了春里闲半年，咱那机坊怎么办？”

瑞清生气：“你说得也对，也真该考个官，把王家气焰压下去！他娘的，看他的脸色干买卖，真他娘的憋气！”

四胜认真地问：“少东家，这时候用功还赶趟不？”

瑞清：“只要想考就赶趟！”

街上的人多起来，商家的店门也全开了

。

瑞清和父亲在北屋里说话，四胜把驴拉出来，挽起口袋喂料。

父亲叮嘱道：“孩子，用功也好，不用功也好，千万不能惹事儿，我过两天就回来。你记着，你胖刘叔就是说下天来你也不能收茧子！”

瑞清：“我知道。爹，你走了，周村剩下了王家，刘叔也只能把茧子卖给他！”

父亲：“唉，干买卖就是盼着旺相，咱也是这么干的——经过这些年的扑腾，咱的机坊是大了，这机坊一大用茧就多。”无奈地摇头，“——就遭忌呀！”

瑞清瞪眼：“遭忌怕什么？噢，他不收别人就不能收，这也太霸道！”他朝外指，“不说邹平，光桓台就有上万担，他王家就能吃下去？年年上演这一出！他先低价收，他收够别人才能动秤——既耽误工夫又多花钱！满嘴里诗书礼乐，可干的这事真不让人赞成！”

父亲：“人家是‘奉旨专营’！我为什么让你努力进仕，就是为这个！”

瑞清冷哼：“奉旨专营，六十年前的旨了！”

父亲：“就是一百六十年，那也是圣旨

！ ”

瑞清：“哼，胡雪岩更是奉旨专营，结果让洋鬼子弄了个灰头土脸。买卖就是买卖，弄的哪门子旨呀！”

爷儿俩正说着，四胜领着个四十多岁的洋人进来。他身穿背带工作服，一身油垢，像个机修工人。杨掌柜赶紧起身：“克牧师，坐，快坐。四胜，快倒茶。”

洋鬼子叫克利尔。他礼貌地躬身：“杨先生，我听说你心脏不太好，你为什么不让我太太给你看看？”

杨掌柜略窘：“不便，不便。别听瑞清

乱说，没什么大碍。”

克利尔点点头，从手袋里掏出一瓶子黑色药水：“我太太说心脏病大致有三类，她听了瑞清的描述，认为你这是冠心病。”他把药放到桌上，“你疼的时候就喝一口，喝下去立刻就止疼。不要抽鸦片，那东西会害了你。”

第一部分 第8节：旱码头(8)

杨掌柜双手接：“谢谢，谢谢。克牧师，你坐着，我要出趟门，失陪，失陪。”

瑞清送父亲至门外。临上驴杨掌柜再次叮嘱：“记住，别收茧子，我顶多三天就回

来。”他向院里看看，“洋鬼子来找你干什么？”

瑞清：“没什么大事儿。他那教堂盖完了，兴许找我商量商量开业的事儿。”

父亲：“孩子，这华夷有别，千万别弄出事来。还是听我的，把那些女人头银洋还给他。听话。算爹求你。”

瑞清：“他肯定不会要——我帮着联络泥瓦匠外带办砖瓦，洋叔说这是佣金。是咱应该得的。”

父亲长吸一口气：“随便你吧。”

四胜递过凳子，扶杨掌柜的上驴：“东家，我送送你不？”

杨掌柜不耐烦地一扬手，打驴而去。

瑞清回来，给克利尔倒茶：“坐，洋叔，拾掇利索了？什么时候开张？”

克利尔：“明天。瑞清，你还得帮我个忙。”

瑞清坐下：“说。什么事？”

克利尔：“帮我找十个女佣，让她们去教堂帮我太太烤面包。”

瑞清：“这好办。烤面包干什么？”

克利尔：“唉，天主教在周村已经很久了，可我们基督教却刚刚开始。明天我要请所有到教堂去的人吃面包，你也要去那里帮着我。”

瑞清：“嗯。我明天一早过去。”

克利尔：“刚才你父亲不高兴，是因为我吗？”

瑞清：“不是。”

克利尔点头。

瑞清忽问：“洋叔，你那英国有‘奉旨专营’这一说吗？”

克利尔很迷惑：“什么奉旨专营？”

瑞清解释：“就是皇帝特许某人经营某种东西。”

克利尔想了想：“有过。工业革命早期有些项目就只准贵族经营。”他用一个手指在面前来回打，“但时间很短，很快就被市场的力量冲垮了。你问这干什么？”

瑞清：“我们这里有户人家，他就是奉旨专营。洋叔，你说用什么招法冲垮他？”

克利尔明白了，慢慢地点着头：“奉旨专营是过时的东西。瑞清，请相信我没有任何偏见，”他指一下瑞清又回指自身，“咱们也是朋友。我来中国十几年了，也在山西河北传过教，我很热爱中国，同时我也阅读了大量的中国文献——不仅奉旨专营过时，中国的皇帝也很落伍。”

瑞清吓了一跳：“咱不说皇上，我是问用什么招法冲垮他。”

克利尔：“我明白。经济的活力来源于自由竞争，自由竞争的前提是机会均等。”他摆着手，“他这种专营违反经济规律，很快就会灭亡。怎么？你和他竞争违法吗？如

果违法那就不能争——法律高于经济。”瑞清皱眉：“谁也没和他争过，也不知道犯不犯法。”

第一部分 第9节：旱码头(9)

克利尔笑笑：“那就试一下。”

瑞清琢磨着点头。

克利尔：“还有一件事儿你要帮我办，我们开坛布道，要让四周的人都知道，周村没有报纸，没法登报告知。我们用什么办法宣传呢？”

第二天早上，慢长捶乐器铺再次打开，照样抛出那个锃亮的铜钱。那钱摔落还没稳住，瑞清就弯腰拾起：“叔，你是天天找那有缘人呀！”

孙叔赶紧接入，他接过钱：“唉，我天天扔，就没见谁捡着过，小子，你这辈子能发财！”

瑞清笑着：“叔，我发财不发财是后话，我先让你发个财。来，给我十面锣！”

孙叔大喜带惊：“要这些锣干什么？”

二人坐下。

瑞清说：“唉，南下河那新教堂今天开张，既然开张就得让人知道——我给他找了十个闲汉，每人一面锣，让他们到四乡里敲着锣叫唤。叔，这招儿行不？”

孙叔思忖：“行是行。可是瑞清，咱这大清国有些规矩呀——这不初一不十五的，你弄些闲汉敲着锣叫唤，县上不会拿咱？”

瑞清笑了：“既不偷，又不抢，敲锣打鼓听个响儿，这显得国泰民安。”手一撩，“没事儿！”

孙叔笑了：“瑞清，我就是愿意听你说
话，痛快明白。你要什么锣？”

瑞清：“锣还不一样？我就要你自家打
造的那种。”

孙叔：“还是苏锣吧。苏锣带着虎音，
传得远！”

瑞清：“多少钱一面？”

孙叔两手无措地在襟上擦着：“嗨，你
来照顾老叔的买卖，就看着给吧。”

瑞清一歪身子掏出五个银元：“这够不
？”

孙叔大喜过望：“够！够！可是够！瑞清，你娶亲的时候我随礼！哈……”

瑞清站起来：“叔，我走了，赶紧叫起伙计来，把锣送到教堂去。太阳一出就得敲！哈……”

孙叔掂着银元往外送，来到门口他拉住瑞清：“瑞清，我干了这些年买卖，头一回收着这洋银元——这女人头和那光绪银元哪个沉？”

瑞清指他的手：“这个沉，沉三毫。”

瑞清向北走去。

孙叔欣赏地掂着重量，他抬头看天自语：“真是天上掉馍馍！”

瑞清走到街口，听到那“周村开张”大锣敲响。孙叔今天用力大，虎音激越，瑞清不禁笑了。

孙叔挺直身子高喊：“周村开张——周村开张——”他右手拿着锣槌，左手托着银元，美滋滋地总结：“今天周村我第一个开张！”

太阳斜照着王家的院落。王老爷坐在椅子上看着明亮的院子静思。

王夫人过来坐下：“还是赌场挣钱快！——昨天开张，当天就挣了二十多两！这顶缂多少丝！”

第一部分 第10节：旱码头(10)

王老爷：“挣二百两也不能夸，那不是正道儿！”他转过脸，“论说这赌违法呀。唉，也就是咱，换了别人县里的衙役早去了！”

王夫人应和：“可不，咱靠的就是祖上的荫德，靠的就是你那威望。新成明白，昨

晚他回来就说，|福哇小說@下載站|那些去捧场的人都是看着老爷的面子！”

王老爷受到恭维，脸上有了些春气，忍着笑意轻哼一声。

王夫人右肘支住桌子，努力向前伸头，小声说：“老爷，可这杨掌柜的也走了，这刘胖子咋没来呢？”纵深分析，“他手里压着两三万担茧子，本该着急，可他咋这么沉住气呢？”

王老爷姿态不改，看着外面：“早晚得来。自古华山一条道，他非来不可！”

这时，街上传来锣声喊声，王老爷问：

“这是干什么？”

王夫人：“我哪知道！”

王老爷站起来：“走，看看是什么新鲜事儿。”

街上，一个不务正业的瘦汉子——脖子上挂着白色木质十字架，扯着嗓子喊：“上帝光临，惠我东方，普救众人，家家吉祥。今天晚上新教堂开坛布道，克利尔牧师登坛开讲。”

街边火烧铺的掌柜在围裙上擦着手，对身旁的人说：“石头这回是吃饱了，喊得真响！”

石头继续：“各位乡亲，晚上可去呀！那克利尔牧师毕业于大英帝国剑桥神学院，是上帝的使者——”他忽然艮住，显然是忘了词，两眼呆滞，努力想下文。周围的人都笑。

他未能想起原句，就根据大意即兴发挥：“各位乡亲，可别误了。天一擦黑就去呀！克利尔牧师他老婆亲自蒸的洋馍馍，还有西洋肉棍子——”

一个穿着体面的外地客商拉住他：“喂，伙计，停停，停停。”

石头：“怎么了？”

客商：“伙计，那不是肉棍子，那叫香肠！”

街上的人哄堂大笑。

石头闻过则喜：“洋馍馍夹上香肠真香呀！说不定还有菠菜鸡蛋汤！这鸡蛋汤是我自家加上的，要是去了没有就怨我，别怨人家克牧师。各位乡亲，可都去呀，去晚了就抢不上了！各位乡亲，我亲眼所见，教堂里的灯头朝着下，那真叫神呀——”

那位客商再次拉住他：“伙计，那叫电灯，不是灯头朝下！”

石头：“对，电灯，还有电灯！光有亮没有火呀，晚上去看西洋景呀——”

围观的人们开始议论：“真有这样的灯？”

另一位：“说不定。洋鬼子是有些稀罕玩意儿！”

“这洋馍馍是什么样？”

“我没见过——不管怎么样，反正蒸馍馍得用锅！”

那位客商过来更正：“年兄，这洋馍馍真不用锅，是用火烤的，那玩意儿叫面包！”

”

“你见过？”

第一部分 第11节：旱码头(11)

客商：“我还吃过。上海就有卖的！”

王老爷和夫人站在台阶上，置身事外地看着。

夫人问：“西街上不是有个洋庙吗，咋又出来一个？”

王老爷：“我听说那个和这个不一锅。

虽是都有十字架，兴许念的那经不一样。”

王夫人：“我听新成说，是杨家那孩子一直帮洋鬼子忙活？”

王老爷：“嗯。那小子不是善类！就是因为他，新成才没揽下这盖教堂的买卖！”

王夫人：“嗯。这小子是不善！你看他走路低着头！——抬头老婆低头汉，朝天辣椒独头蒜——毒！这样的人最难斗！”

王老爷想着没能揽到手买卖，怒从心起，昂视着街面：“哼！在周村，谁也不难斗

！ ”

夫人：“这小子十六就中举，说不定今年能考上进士！”

王老爷生气：“咱家一门四进士！”一甩袖子回身进院。

那汉子敲着锣走远了。

9

克利尔的太太有点胖，戴着洋围裙在面包炉前生火。桂花也来了，领导似的带领着十几个妇女和面。指指画画，十分活跃。

昨天下雨，木柴略湿，面包炉里冒起烟，桂花忙摸把扇子过来：“洋婶子，扇扇。”

克太太：“谢谢。”

扇子送风，小火渐起，克太太挺高兴。

桂花问：“洋婶子，我听说这馍馍直接烤？”

克太太：“对，等一会儿木柴就会烧成木炭，但温度却很高，这时把面团放进去就行了。”

桂花：“烤不糊？”

克太太：“烤不糊。一会儿你就明白了。
。”

桂花指着黄色的炉子：“这盘炉子的砖也是从英国带来的？”

克太太笑了：“这是博山耐火砖。世界有名，还往英国出口呢！”

桂花：“我咋不知道？”

克太太：“中国没有工业，用不到这种砖，所以你不知道。桂花，我听说你是瑞清的未婚妻？”

桂花纳闷儿：“什么叫未婚妻？”

这个教堂不大，约能容纳三百人。布道大厅后面光线昏暗，克利尔和瑞清站在煤油发电机旁。他拿过一根细绳绕在外飞轮上，用力一拉，发电机轰轰地哆嗦转起。外面那些揉面妇女诧异地问：“这是什么响？”

克太太解释：“不用怕，这是发电机。”

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问：“干什么用的？”

克太太：“照明。”

另一个妇女过来问：“他洋婶子，这面和糖稀似的咋蒸呀？”

克太太耐心地讲解。

教堂内，克利尔指着墙上电闸对瑞清交代：“你听到我在台上喊道‘上帝说，要有光！’你就把这个电把子推上，”指着另一个，“听到我说‘要有火’，你就推这个。”

第一部分 第12节：旱码头(12)

瑞清：“我知道。洋叔，电灯我是明白了，可这火怎么弄着？”

克利尔：“我把大厅中央的灯盘里倒上了火油，虚接上两根电线，你一合闸，电线打出的火花就能引燃火油——到晚上你就明白了。”

瑞清：“洋叔，光管饭就能把人引来，用不着这么麻烦！”

克利尔横摇着指头否定：“你不明白。”他和瑞清向前厅走，“我上大学的时候专门选修过《中国宗教史》，研究了佛教道教，就以为明白了中国人的宗教心理，但来到中国之后却发现完全不是一回事——中国人信教是为了实用，甚至是为治病。这就要求传教士有些技巧。我在河北传教的时候，就

曾将两种白色的化学试剂分别放在两个杯子里，当把它们兑在一起的时候却变成了红色。其实这是化学反应，但教友们不明白，就认为我神。所以我传教很成功。”他俩在木台阶上坐下，“把这些传教的经验写成材料寄回国内。”他转过脸，“瑞清，你知道吗？——现在新来的传教士都会变魔术！”他说着笑起来。

“所以今晚上要弄出火来？”

“我要把周村的教友吸引住，也让他们觉得我神！”

“我听着都糊涂，更别说那些人了！”

“瑞清，你是个很聪明的青年，等忙完了这一段，我教你学习几何和物理。”

“洋叔，那玩意儿没用，科考不用这个！”

“孩子，周村太小，你应当出去看看。”他按住瑞清的手，“中国需要的不是科举，而是科学！”

“什么是科学？”

这时，桂花进来：“瑞清，胖刘叔找你，在外头呢！”

教堂的院墙还没垒起来，出门就是庄稼地。刘胖子坐在柳树下抽烟。他一见瑞清忙站起，打趣地说：“干洋差了？”

“刘叔有事儿？我爹回柜台了。”

“我不找你爹，你爹办不了这事儿！”

“噢？”

刘胖子拉他坐下：“大侄子，我的难处你也知道了，刚才我又去了一趟王家。他是王八咬住了杨贵妃，见了皇上也不松口！还

是一两银子十五担！”

刘胖子瞪眼：“自古有过这价儿吗？我收也收不来呀！”

“刘叔，认了吧。等着秋里再给王家送茧子，你提前和他签个文书，省得再吃这样的亏！”

刘胖子着急：“那是后话，我现在怎么办？当然，我可以和那些庄户耍赖，可以后人家就信不着咱了，我也就没法再干这行了。可我要不要赖，就能赔个三辈子翻不了身。大侄子，要是按这个价钱走下去，庄户们就不养蚕了，桑树也就伐了。要真到了那一步，周村这‘万口缫锅子千张机’也就煞戏

了。”

瑞清一笑：“那王家也就踏实了。”

第一部分 第13节：旱码头(13)

刘胖子长叹一声：“大侄子，我不是没了招儿才说这话——我从旁瞅摸你多时了，你是干大事的人！”

瑞清顿时提高警惕。

“你看这样行不行，你挑头，咱再联合上几家机坊，我出茧子你们干，咱缫出丝来自家卖！不再挨王家这一刀！这招儿行不？”

“咱怎么和人家那些机坊结算？”

“卖了丝给他加工费，还是咱俩拿大头。
。”

瑞清不动声色：“好是好，可这犯法呀——忘了奉旨专营这一出？”

刘胖子不在乎：“那是六十年前的旨！
没事儿！”

“叔，大清朝还在呢！”

刘胖子解释：“我知道。昨天我和上海的老闵吃饭，说起了这事儿——”

瑞清：“老闵咋说？”

刘胖子：“他说根本没专营这一说！”

瑞清瞪眼：“难道王家吓唬咱？”

“唉，这些年大伙碍着面子，不愿把事弄顶了。你想想，咱这些年吃了他多少气！——他先低价收茧子，他收够了你这些机坊才能收，不仅价钱比他高，缫出丝来还得卖给他——他又成了周村唯一的卖家，再从中赚大钱。”他叹口气，“赚钱就赚钱吧，你别拾掇咱呀！”他杵着地面，“你再想想，咱哪回去送丝，他不说你的成色差？弄得咱

成年论辈子的欠人情！可实际根本不是这回事儿！”

瑞清：“噢？”

刘胖子噌地跳起来大吼：“咱周村这‘鲁黄丝’在上海卖得最贵！英国意大利都抢着要！大侄子，我爹早说过，老实人发不了财——咱这些人忒老实呀！”

瑞清站起来：“那咱干一回？”

刘胖子精神大振：“干！”

瑞清又塌下来：“可是我爹回来不依咋办？”

“大侄子，你爹也生王家的气，咱要是真干上，你爹也就认了！”

瑞清琢磨着：“也是。可是刘叔，县上来拿咱怎么办？”

刘胖子一拍胸膛：“让他拿我！”

“叔，亲是亲，财是财，亲朋恼了财上来。咱得立个字据，一条一条写明白。”

刘胖子乐了，他以长辈的姿态拍一下瑞清的后脑儿：“小子，行！别和洋鬼子胡闹了，走，咱去叫几家机坊商量商量！”他看看天，“舍命发大财，从此出苦海，我非办

王家一回不可！”

瑞清皱着眉：“叔，别让王家办了咱！

”

11

杨掌柜在老家的院子里自斟自饮带犯愁，喝口酒，捏块咸菜。另一个浅黑碗里有点酱，碗边上架着两棵小葱，还有几张煎饼。

天渐黑暗，南墙根处的那棵枣树成了概念，驴无聊地刨着前蹄。

这时，大门咣当开了，四胜一头大汗跑

进来：“东家，不好了，出大事儿了！”

杨掌柜一惊而起：“咋了？慢慢说！”

第一部分 第14节：旱码头(14)

四胜：“东家，少东家和刘胖子合上伙了，大批的茧子正往机坊里运呀！昨天开的工。全周村的娘们都忙上了！——有家什的在家里干，没缫锅的就去了机坊！”四胜抖搂着手，“整个周村反了湾，东家，那场面忒感人了！”杨掌柜并未慌，他纳闷儿：“瑞清没钱咋收的茧子？”

四胜跺脚：“嗨！东家，一句半句说不

清，总之一句话，刘家的茧子咱的工，缫出丝来平半分。东家，我跑了四个钟头，你看这身汗！——咱那水缸在哪里？”

杨掌柜指着西墙下，他扶住手边的椿芽树，仰面视上苍，嘴吧嗒了好几下：“天呀——”

第二章

1

瑞清和刘胖子合伙缫丝，破坏了原有的秩序，王老爷奉旨专营了多年，没想到他们竟敢这样干。他铁着脸，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，独自憋气。太太一旁察言观色，小心侍

候。

儿子新成在屋中央猴急乱走：“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”

王老爷宽怀地说：“麋鹿行于侧，泰山崩于前，均应无动于衷！大也不过少挣回钱，至于这么着急？”——是他开价过低，逼走了刘胖子，所以未便训斥，仅为劝导。

新成站住：“光这一回不要紧，有了这一回，就有下一回，到秋茧下来怎么办？”他反手朝外指去，“就由俩舅子这么闹？”

王夫人：“老爷，咱不是奉旨专营吗！

下午谢知县怎么说？”

新成也问：“谢知县没说怎么办他？”

王老爷有点窘：“唉，奉旨专营那是老辈子的事儿——”

新成不等父亲说完，就逼上来问：“这一时里不灵了？大清朝的圣旨废了？”

王老爷面对妻儿质问，无奈说原委：“这事儿你们不清楚！唉！”他微抬起脸，似是回望历史，“道光四年，我老爷爷任江淮转运使。你们知道，中国历来重农抑商，商人的赋税特别重！商人无利可图，也就没人

愿意经商。这就致使很多朝廷定购的东西收不上来。我老爷爷有感于此，就上了道折子，恳请皇上为全国一百二十二家大商人减税，主要集中于铜铁丝盐茶马漆。咱家是丝。唉，可咱这里出过一个李化熙呀——周村这税本来就不重，这旨也没大使上劲。”

夫人赶紧添茶，儿子聚精会神。

王老爷喝口茶润下嗓子，再叙家族光荣：“那时候咱家的机房已经很大了，我爷爷为了独占这行，就对外宣扬只有咱家能经营，请了六十桌客，当众宣了圣旨。”他一点桌角，“唉，这就是那奉旨专营的由来。”随之沉下脸色，似是感叹今不如昔，“那时候的人老实，没有现在这么刁，所以这些年

咱一直独占着丝行。事实上，这道圣旨是为减税，不是说在周村只有咱家能缫丝！明白吗？”

第一部分 第15节：旱码头(15)

新成震惊：“原来咱是蒙呀！”

王老爷斩钉截铁：“不是蒙！圣旨上也有‘从先纳购’这一说！”

新成上前一步：“谢知县知道这段不？爹，就凭这一条，咱就能办他！”

王老爷摇头：“新成，话不能这样说——人家刘胖子先来找的咱，”手伸出去再兜

回来，“已经让咱先购了，是咱自家没购，这事怨不着人家！”新成想反驳，王老爷的目光越过儿子的头顶望向远方，口气开放地说，“是我老了，看不清局势，才逼得刘胖子豁上犯法合了伙！”向外一扬手，“忘了这事儿！”

新成：“听你这说法——谢知县不管这事儿？”

王老爷：“嗯。他没置下文。”

新成不甘心：“咱要是给谢知县送点礼呢？”

王老爷摇摇头：“不行。贿官栽赃的事

儿咱不干——别把小事儿弄大了！”

新成伸着脖子：“弄大了？周村街里的一个小铺户还能把事儿弄大了？”

王老爷：“杨乃武他姐姐就把小事儿弄大了！一下子摘了六十多个顶子！”

再说，谢知县是个很清廉的读书人，官服上都是补丁，这些年没听说他收过谁的礼——我看这样的事儿他不会干！”

新成不以为然：“嗨！他那是装蒜，现今还有清官？”

王老爷一拍桌子：“放肆！没有清官大

清朝早完了！”

夫人一看老丈夫即将成怒，忙打圆场：“老爷，咱不贿官，也不栽赃。我估摸着以你的威望，让谢知县把刘胖子和杨掌柜的叫去问问总行吧？——新成说得对，有了这一回，就有下一回，这么个闹法儿，以后咱真没法儿干。”

新成忙帮腔：“我娘这招儿好！爹，你得这样想，谢知县一问，就证明这奉旨专营还没废，他们往后也就不敢了。你再从中打个圆场，让他们下不为例，咱是既做了好人，又保了面子。”他越说越来劲，不由站起，“中国人历来怕见官，不用别的，拿着两色棍子的衙役到这两家喊一声，刘胖子也好

，杨掌柜也好，我看都得吓尿下！”

王老爷捻须琢磨。

夫人赶紧从旁助势：“我看这招儿行！”

王老爷权衡利害：“让我想想。”

2

瑞清家的机房在城西，三边是平房，西边是道水沟。空场子上茧子垛如山，高过屋脊去。

天黑了，缫丝的妇女陆续往外走，瑞清

和刘胖子指挥几个“觅汉”（短工）往茧垛上盖席子。

瑞清说：“叔，明天先别运了，要是下雨淋了，丝就洩成色。”

刘胖子点头：“瑞清，这回咋干得这么慢！”

瑞清笑笑：“咱一个锅里抢勺子，你担着风险，所以觉得慢。”

刘胖子：“也是。”他拿过褂子，“我到另外的机房去看看，唉！”褂子往肩上一搭，总结道，“挣多大的钱着多大的急，一点不假！”

第一部分 第16节：旱码头(16)

瑞清打趣：“世上有那光挣钱不着急的事儿？”

刘胖子刚走，桂花送饭来，她脚步坚定，理直气壮，俨然像是已过门。瑞清看着她挎着篮子腿轻脚快地走来，心中美滋滋的，亦有丈夫的感觉。

瑞清席地而坐，桂花把饭摆到他跟前，忙从篮子里拿出毛巾：“先擦把手。”随后掀开笼布，“吃吧，单饼卷羊肉！——看你多有功！”

瑞清幸福地傻笑，突然猛咬一口，两眼发直装作噎着。桂花打他一下：“吃饭也不老实！”又从罐子盛碗稀饭放他跟前，“慢着点儿，没人和你抢！”瑞清端起饭来喝，桂花看着自己的心上人，俏丽的脸上溢着甜蜜的笑意。

一个觅汉把罩子马灯递过来：“少东家，没事儿俺就回去了。”

瑞清：“回吧，天一亮就得来！”

那几个觅汉走了。

桂花斜着眼：“瑞清，你用人挺狠呀！”

”

瑞清：“干买卖就这样！桂花，咱要是
有电灯该多好，夜里也能干！”

桂花：“这罩子灯不行？”

瑞清：“你整天坐在那绣楼上，不知道
外头有多苦！机房里全是开水锅，热气一捂，
和没灯一个样，根本看不见丝头！”他举
臂环指四周，“再说这场院里全是茧，最忌
讳点火掌灯！”

桂花点头，随之给他设计美好未来：“
瑞清，咱真把这条路走通了，两年就能干大
了，咱也让洋叔帮着咱装上电灯！”

瑞清：“是呀，是得装电灯！洋叔说外国缫丝用机器，我怎么也想不出这机器怎么缫丝！”

桂花点头：“唉，听洋婶子说说那外国，咱这些人就是那井底下蛤蟆！——她给了我本小画书，叫《西洋科学画报》，那上头尽些新鲜事儿！”说时歪着头，样子很好看。

瑞清吃饱了，拿过毛巾擦手：“不用急，咱还年轻。等咱将来真是干成大买卖，我就带着你去西洋转一圈，坐上火轮船。知道火轮船吗？那船呼呼地冒烟！”

桂花：“知道，那画书上有！”

二人正憧憬美好未来，四胜先行来报信儿：“少东家，东家回来了！”瑞清抬头，杨掌柜已冲进来，顺手摸起根杠子，直向瑞清扑来。瑞清怕爹生气，老实地就势由坐改跪，伏于地上，准备承受。

杨掌柜那火气早憋了一路，扬手就打，一杠子下去正砸在瑞清背上，砸得他“咯儿”地一声。

桂花冲上去夺杠子：“叔，有话好好说，你这能砸死他呀！” | 福娃小說 <http://www.fval.cn> |

杨掌柜一拐肘子，把桂花挡出去好几步

，意欲继续殴打：“我的儿，砸死他也就这么着！”

桂花一步蹿来，盖伏在瑞清背上：“那你也把我砸死吧！”

杠子停在空中。

杨掌柜怒气不出，抬脚踢翻稀饭罐子，用国粹传统中指桑骂槐术道：“唉，我咋生了这么个不要脸的东西！”

第一部分 第17节：旱码头(17)

言毕，心口疼，几欲摔倒。

四胜忙上前扶住他。

瑞清泪流满面，爬到父亲脚下：“爹，瑞清不孝，让你生气！”

桂花找来个凳子，扶着杨掌柜坐下。

杨掌柜两眼紧闭，一脸黄汗，呼呼直喘，那脸也疼得走了样。

桂花一把扯起瑞清：“别跪着了，快去叫洋婶子！”

瑞清慌乱应着：“爹，你忍着，我这就回来！”

四胜端水来，瑞清飞窜而去。

3

夜深了，王家西厢还亮着灯。新成独自在书房里抽烟。

他太太一觉醒来，见身边没人，就披上夹袄过来：“新成，咋还不去睡？”

新成：“我睡不着，又起来了。我咽不下这口气！”

“别生气。啊？快去睡吧。”她姓温，亦是本地大家出身。

“你说得倒轻巧，给咱嘴里塞上了这么个油蚂蚱，你说，让我怎么咽？”食指捅天，“往上数五代，咱在周村吃过这气儿没？”

少奶奶拉个凳子坐下：“相公，不能说咱家是官宦，就觉得比百姓高一等，这不是读书人的作为。”

新成一拧脖子：“我不是读书人！”

少奶奶笑笑：“相公，消消气，别让外人说咱有失祖风。他俩已经干上了，就让他挣这回钱吧——省得争执起来出意外。啊？”

新成斜着眼：“什么意外？”

少奶奶心平气和：“相公，做买卖是为了钱。你看这个钱字。”她在桌子上画，“这边一个金字部，这边是戈，戈是兵器，万一弄不好就出凶象。听话，啊，咱家的钱五辈子也花不完。富而思贵，贵而思安，对咱来说平安就是福，实在用不着和人家争。”她柔声细语，仪态美丽。

新成猛然转过头，目露凶光：“凶象？我就是要让他出凶象！天一亮我就去长山找柳子帮，你看着，我把刘胖子他俩的腿全砸断，让他下半辈子爬着走！”

少奶奶淡然一笑：“相公，别忘了咱的

出身吧？”

新成恶瞪太太：“怎么着？”

少奶奶毫无惧意，他指向正屋：“咱爹那堂上挂的什么？‘儒商助国’，那是张之洞大人写的呀。相公，柳子帮是什么人？是土匪，咱和那些人是阴阳界呀！”

“别说这些没用的！你温家也是大户，你六叔也是四品道员。你哥哥不也是为了头骡子逼煞人？还说我呢！”

少奶奶并不生气，慢慢地站起来，拉一下夹袄，轻声说句：“不可理喻。”去了卧房。

杨家的堂屋里点着两盏灯，杨掌柜的病
情已稳昏睡。克利尔太太再次用喇叭口听诊
器问诊。

克牧师在一旁陪候。

克太太听完直起腰。

瑞清轻声问：“洋婶子，不要紧了吧？”

第一部分 第18节：旱码头(18)

克太太把听诊器放进药匣，示意外头说话。

克牧师接过药匣，一行人来到院里，四胜先头去开大门。

克太太扶着瑞清手：“现在看来不要紧。你可以去睡觉了。”瑞清刚想放松，克太太又说，“记住，不能让他喝酒，更不能生气，避免使他情绪冲动。记住了？”

瑞清：“记下了，洋婶子。”

克利尔：“瑞清，我真不明白——那个王家并没有说不让你们这样干，你父亲为什么这么怕？”

瑞清叹息：“洋叔，一言难尽。天黑了，你和俺洋婶子慢些走。”

克太太：“记住，那些白色粉面一定要放在手边，他一发病立刻就服。你父亲还很年轻，希望他慢慢地好起来。”

克利尔拍拍他的肩：“瑞清，我给你帮不上忙。记住，咱们是朋友——你父亲病情有变化，不管白天黑夜，你就来叫露西。”

瑞清和四胜站在门口，目送那对夫妇相扶着走入黑夜。

四胜说：“少东家，都说这洋鬼子讨人嫌，青州的老百姓气得把教堂都烧了——可洋叔两口子咋这么通人情？”

瑞清感慨：“唉，一母生百般，也有狐狸也有獾，咱这是碰上那好的了！”

5

天将放亮，窗户发灰，少奶奶睁开眼，右手一摸，身边空空，一跃而起。她一脸惊慌，胡乱穿上衣服，拢下头发，边扣襟怀边往外走。

婆婆早已起来，正吩咐佣人做早饭。她见儿媳神色慌乱忙追上问：“相公娘子，咋

了？”少奶奶正要说明原委，见公公出来，忙行礼问安：“爹吉祥。”

王老爷：“吉祥，吉祥。”

少奶奶拉着婆婆进了屋。

婆婆：“咋了？”

少奶奶：“娘，要出事儿呀！”

婆婆抱着儿媳的手：“别吓我，慢些说。”

婆媳在屋里说话，王老爷在院里练拳，一招一式，沉稳扎实。

婆婆听完了儿媳的叙述，脸色大变：“这可怎么办呀？”

少奶奶：“娘，别慌。从长山到周村最少也得半天，我觉得柳子帮当时来不了。这样，我去给杨家送个信，让瑞清这两天先别出门儿。一会儿新成回来你劝他撤了‘签’，咱多给钱，无论如何也得把柳子帮的签撤下来！”

婆婆：“这我能办！”

少奶奶：“娘，我走了。”

婆婆拉住她：“文绣，真让你笑话，真

让你笑话，这事可别对你娘家人说呀！”

少奶奶：“娘，看您说的！我走了。”

婆婆还是不让她走：“可你咋对瑞清说呢？”

少奶奶：“我也正犯愁！但不管怎么样，这事不能直说——昨天晚上杨掌柜的那病又犯了，我就说让他别乱跑，让他在家里守着他爹。”

第一部分 第19节：旱码头(19)

婆婆：“他能听？”

少奶奶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她干咽一口，看着婆婆，“唉，从俺娘那边算起来，杨掌柜的是俺刚出五服的舅，所以瑞清叫我表姐。我去试试吧。”

6

街上空静，几无行人，少奶奶穿过银子市，拐进丝市街，前面就是金陵书寓。她远远看见花红柳绿的窑子门面，觉得那地方不净，就返身回来，想从另一条街上去杨家。正在这时，“周村开张”的大锣响起，吓她一跳。

桂花从书寓的侧门出来：“少奶奶，你

这是去哪？这么早！”

少奶奶站住：“唉，桂花，你来得正好。我整天不出门，咋猛一下子找不着杨家呢！”

桂花：“去杨家干什么？”

少奶奶：“听说俺舅病了，我去看看。唉，瑞清也是，自身是举人，不说好好念书准备会试，却和刘胖子搅和着胡闹，真不省心！”

桂花：“走，我也正要去！”少奶奶叹口气：“唉，桂花，我知道你和瑞清要好，抽上空的时候我也劝劝俺舅，让他应了这门

子亲事。”

桂花喜出望外：“可得谢谢少奶奶！”

少奶奶收去笑容：“桂花，俺舅这病也不是一天了，犯得也越来越勤！这几天你看着瑞清，别让他出门，让他好好守着他爹。机房让刘掌柜的看着就行。记下了？”

桂花：“记下了。少奶奶，你说杨叔他能听？”

少奶奶心里急：“你只要看着瑞清别出门——把俺舅照顾好，我就尽力办！——让瑞清娶了你！”

桂花：“行！可是少奶奶，你用啥法说杨叔？”

少奶奶：“很简单。前人曾说出污泥而不染，何况咱还没在那污泥里。”她抬手指去，“状元街苏家三少爷，堂堂学道候补，不也娶了个唱戏的？周村是繁华商埠，不看重这些旧规矩！”

桂花看见希望表决心：“少奶奶，你放心，我保证让瑞清好好看护着杨叔！”她拉住少奶奶，“可我咋谢你这大恩呢？”

少奶奶这边通风报信，王家也布置阻拦。两个佣人站在北屋中央听吩咐。

王老爷拿过两锭银子，交给一个四十多岁的壮汉：“留柱，柳子帮杀人也不过十两银子。这是四十两。”他回手拿过一张名帖——中国传统大名片，大小如鞋底，“这是我的名帖，把这个给那香磨李，银子也给他，把签撤了！”

留柱：“我明白，老爷。可是，老爷，我路上迎见少爷咋办？”

王老爷：“不用管他！”

留柱：“少爷要是拦我呢？”

王老爷：“打翻他，伤了也不怨你！快去，骑上骡子！”

留柱拿着那套营生去了。

王老爷叫过另一个：“狗剩，你去杨家机房，把刘胖子叫来！看咱这是多不省心！”

第一部分 第20节：旱码头(20)

狗剩多嘴：“老爷，刘胖子要是不来呢？”

王老爷：“不来你就守着他，跟着他，

万万不能出了事儿！”

狗剩：“他晚上回家我也跟着？”

王老爷火起：“快去！等不到晚上留柱就回来了，签子也就撤了。唉，咱尽养着些傻瓜呀！”

狗剩红着脸窜走。

王夫人从东厢出来，佣人送来茶。

王老爷对佣人说：“你先出去。”

佣人低头退出。

王老爷转向夫人：“他娘，把那制钱拿来，我得算一卦！”

王夫人从抽屉里拿出制钱，王老爷端正净手。屏气息，安神态，放下毛巾回来坐好。

王老爷闭目向天，双手摇动制钱，哗啦在桌上。

这时，少奶奶也回来了。

婆婆忙问：“安顿下了？”

少奶奶：“安顿下了。”说完，给公婆倒茶，同时斜目看卦面。那六个铜钱久经使

用，光滑流亮。

夫人：“老爷，这是什么卦？”

王老爷面有不悦：“下坤上乾，否！”

夫人：“好不？”

王老爷记诵经文：“‘否之匪人，不利君子贞，大往小来。’”他看着那溜铜钱纳闷儿：“难道要破财？”

夫人助解：“咱刚送出去四十两银子，已经破财了！”

王老爷摇头：“不对。否是不通。”他表情虚恍看太太，“难道真要出事儿？”

夫人也心虚：“别自家吓唬自家，还能出啥事儿？”

少奶奶明朗地说：“爹，你得这样看，卦面虽是‘否’，但‘否’和‘泰’靠着，所以说‘否极泰来’。这否虽是不通，但咱家里外头的这一弄，不通也就通了。爹，你放心，不会出啥事儿！”

王老爷点点头，心也似是宽了些：“相公娘子说得透彻，对，否极泰来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”

王夫人却不放心，她看院子：“天不亮就走了，这小贼羔子咋还不回来！”

8

机房里光线昏昧，热气腾腾，一溜锅台，十几个妇女在缫丝。一人守着一口锅，锅里漂层白色茧子，锅上是木质大框车——直径比纺车大一倍。她们左手往框车上挂丝，右手拿着个新炊帚——皇上点三甲似的在锅里有目标地乱点——蘸出丝头挂上去。

刘胖子光着膀子，形如把头，扬手大声喊：“咱和王家不一道局！——干得多，挣得多，一天一结算，当天就能买粮食！”说完结算说待遇，“瑞清没来，我做主了，咱

今晌午不吃窝头了，吃两掺的卷子，外带咸烤鱼！那叫香呀！”

妇女们好像没听见，依然忙于手里的活计。

狗剩在后面拍他肩：“别叫唤了，走，老爷叫你！”

刘胖子上下打量他：“谁的裤裆破了，把你露出来！”

第一部分 第21节：旱码头(21)

狗剩一瞪眼：“这是怎么说话？老爷叫你，是为着你好！”

刘胖子：“为我好？想改价钱呀？晚了！”右手往外一撩，“我不去！”

狗剩：“你怎么不知道好歹呢！”

刘胖子走出机房，看着春光自语：“唉，不该是你来呀！”

狗剩：“那该谁来？”

刘胖子：“该是衙役！”

“哼！就你这样的，还用衙役？柳子帮能就办了你了！”不慎说出实话来把自己吓了一跳。

刘胖子伸前脖子：“什么？柳子帮？你也不问问柳子帮的葫芦头是谁？香磨李那是俺表姐夫！滚！”说着抬手往外轰，“平时不好意思撕破脸！真撕破了也就他娘的这么着！什么他娘的奉旨专营？这些年还没让王家坑死？你也不想想，没有两下子敢在周村混？回去告诉王老爷，就说我没空见他！”

“好好，你真长了本事！”狗剩指点着刘胖子的身躯，“你看看你这样儿——光着膀子盘着头，哪像个掌柜的，直接是那白莲教里的‘八万’！”

刘胖子要揍他，觅汉们来拉住。狗剩也

不走，去门口找块石头坐下。

刘胖子：“你咋不走？”

狗剩：“老爷让我看着你。”

刘胖子纳闷儿：“看着我干什么？”

9

自从算完卦，王老爷就不踏实，儿子还没回来，这更让他不放心。一个人在院子里溜达。

门房快步来报：“老爷，杨掌柜的和他那举人儿子来了。”

王老爷：“噢？快请！”

门房去了前院，王老爷原地整肃情绪，准备见客。

杨掌柜在前，瑞清在后过了二门。门房在后面帮提着点心盒子。王老爷赶紧迎上，口气亲切：“汉臣，我听说病了？好了没？”

杨掌柜一脸羞惭，长叹了一口气。

瑞清赶忙跪倒下拜：“王老爷，晚辈不知道好歹，惹你老人家和家父生气。王老爷大人大量，还请饶恕晚辈失当。”

王老爷赶紧挽起：“这是哪里话，大侄子快起。”

瑞清不起。

王老爷着急：“嗨！快起来，你想折煞老叔呀！”

杨父哼一声，瑞清这才站起来。

王老爷拉住杨掌柜：“汉臣，这是多大点事儿？咋还用着这个样儿？快，屋里请。王妈，冲好茶！”随后又补一句，“冲全祥茶庄送来的那明前银毫！”

王夫人也赶紧迎出来，拉住杨掌柜的手：“他舅，好了没？”

杨掌柜本是打算来受训，未想受到热情欢迎：“嫂子，你弟妹下世也十来年了，唉，我也未谋续弦。一个孤汉拉巴着他，整天盼着他好好上进，努力用功有出息，也算对你弟妹有个交代。唉，没承想我出去两天，他就闯下这样的祸。我心里——”说到伤心处，抽泣不止。

第一部分 第22节：旱码头(22)

王夫人把他扶进椅子：“快，快别难过了。不就是一季茧子吗？这不算事儿！老爷早晨就说了，这钱谁挣也是挣，反正没出咱

周村，又没让外人挣了去！快，快别难过了。”她去盆架子上拿来毛巾，“他舅，平时你也没有空，晌午在这吃饭！”

杨掌柜擦下眼：“嫂子，不了。我说完事就回去。”他抬起眼看着王老爷，“王老爷，您老人家是周村之望，这些年是你老人家带领大伙儿朝前奔，大伙儿心里都领情。唉，事儿已经出了，我就不说什么了。论说这事儿不难办，关键中间还有刘掌柜的。你常对大伙儿说，周村以至信至诚立商埠，改什么不能改字据。咱和刘掌柜的那字据也就不便改了。可是卖了丝，刘掌柜的拿他那一股，我这一股子全归王老爷。”他一脸恳请，“王老爷，汉臣老实了一辈子，从来不干讨人嫌的事儿，这事儿你依也好，不依也好

，反正这股子利钱我不要！”他说得很坚决。

王老爷认真地听完，平心静气地说：“汉臣，你说差了！”杨掌柜想争辩，王老爷抬手挡下，“往远处说，咱们认识也几十年了，逢年过节还走动，婚丧嫁娶都捧场。弟妹去世，我见你一个孤汉领着瑞清，我和你嫂子都掉了泪。唉，咱不说这些难过的。咱再往近处说——少奶奶她娘，我那亲家母是你本家的姐姐，咱也算是亲戚。这事儿不怨瑞清——他是个书生，虽是中了举，但还是个孩子。是老刘胡撺掇，这才弄出这些麻烦来。今春里就这么着，秋后别这样就行了。至于你那股子挣的钱，我是说什么也不能要！”

杨掌柜急得站起来：“王老爷，不行，这钱你说啥也得要。我有病，不能使劲说话。”他抱拳在胸，“你就算帮我个忙，收下这钱，我也好过踏实日子！”

这时，王老爷见新成回来——直接去了西屋。顿时松了口气。他过来扶杨掌柜坐下：“汉臣，你也得替我想想，我要是真收下这股子钱，人家不说我仗势欺人吗？不行，不行。”

杨掌柜：“王老爷，要把这话翻过来，我要是昧下这股子钱，周村人不说我穷急生疯抢买卖？更别说这是犯上了！唉！”他转向站立一边的瑞清，“都是你这个畜生！”

王老爷：“唉，汉臣，邹平桓台加起来，大致有三万多担茧子，这些年，我吃一万来担，剩下的各机房购了去。圣上虽是许咱专营，但我并没有扩大机房把这些茧子全吃了。”他转向瑞清，“大侄子，你还是年轻呀！我给刘掌柜的压价，是为了所有的机房，不光为了我自家。你想想，这一带的茧子由他一人控制着，老叔能由着他漫天要价？你千不该，万不该，不该另给他开出一条道呀！”随即一扬手，“好了，不说了。要不在这吃饭，要不你就早回去歇着。这事儿就算完了，点心我收下。他娘，给汉臣拿上根高丽参。”他站起来，“汉臣，金银有上千万，不如有个好身板！快回去歇着吧。”

第一部分 第23节：旱码头(23)

10

第一批丝出来了，场院里又成了络丝场。许多妇女用拐车合股加劲，那拐车形如半块马扎，摇起来扑扑棱棱。

刘胖子看着一捆捆的成品丝笑逐颜开：“瑞清，那边缫，这边络，咱这买卖真不错！再有个十天半月的，咱就能卖头一批了！”

瑞清并不高兴：“唉，都把我爹气病了，到这还在炕上躺着。不顺不孝，我想起来

就埋怨自家！”

“嗨！你爹那也叫病？我认识他三十年了，三十年前他就病病怏怏，到这不也挺好吗？他在炕上躺着是怕出来见人，等你把钱挣回去——成包袱的银子往他跟前一放。你信不信，他能噌地一声坐起来。”他指着脚下，“钱就有这么大劲！”

太阳挺强，瑞清觑着眼：“还有多少担？啥时候能缲完？我都烦了！”

“还早呢，”他指着茧子垛，“还有这样二十垛！”

这时，桂花来了。

刘胖子笑着问她：“又来叫瑞清去吃饭？客人又捎来啥新鲜玩意儿？”

“板鸭。刘叔，你也一块儿去吃吧？”

刘胖子后退：“不行，不行，我和瑞清差着辈呢！快去吧，我在这守着！”

瑞清快快地跟着桂花往出走。

桂花问：“咋还不高兴？”

“唉，经过这一场，我还是觉得念书好，干买卖，生气着急的没意思！”

桂花抱怨：“你是躺着想站着，站着想躺下，不知道怎么着舒坦！”

瑞清：“我看着你倒挺高兴！”

“我刚从王家来，少奶奶说，等杨叔那病好了，她就去说咱的事儿。”

这时，克太太背着药匣子朝这边走来，瑞清赶紧迎上去接药箱。“洋婶子，让我背着！”

克太太：“你父亲好点了吗？”

桂花：“好多了。饭量也见长！”

克太太：“感谢上帝。”

11

夜深了，瑞清还在灯下看书，神情专注。

这时，桌上那灯火忽然向上蹿了两下，接着就摇晃，起风了。北屋的窗户刮得呼呼哒哒。

他赶紧来到北屋，吹着火绒点上灯，端灯来看看爹的脸色。

父亲醒了：“还没睡？”

“我正看书呢，爹。”他向上拉拉被单子，把灯放回桌上，回来坐到炕沿，“爹，你说得对，人得上进有出息，我从现在就用功，这回考不上就下一回，下回考不上就再一回，总有考上的时候！爹，你放心，我非得光宗耀祖登了科，让咱那墓田里冒青烟！”

父亲闻此洪武正韵，一把攥住儿子手，嘴绷着抑制才没哭出声：“那，那，我这辈子也算没白活！”说罢，老泪横淌。瑞清给父亲擦去泪：“爹，你好好地养着，浪子回头金不换，何况我还不是浪子。没了俺娘，你一个人拉巴我这么不易，我得好好学。今天我去县上报了名，谢知县还给我出了几道

策论的题目。爹，你好好地养着，壮壮实实的，等着中军来报喜！大丈夫志在四海，我非活个样给周村人看看不可。我让你老人家下半辈子昂着头走路，谁见了都叫你老太爷！”

第一部分 第24节：旱码头(24)

杨掌柜激动至极，大张着嘴哈气，仰望天棚：“他娘，你可都听见了，咱瑞清上了正道儿了！”

瑞清也是一脸泪：“爹，你早歇着吧，洋婶子说你不能激动。接着睡吧。”说完，不敢再看父亲，慢慢地低头走出。

他来到院中，忽见满天通红。街上门板乱响，接着有人喊：“杨家的机房着火了！杨家的机房着火了！”

四胜从机房跑回来报信——奋力砸大门：“少东家，快开门，快开门，咱那机房失火了！”

12

街上人影纷乱，喊声一片，人们提着水桶拿着盆往西跑。

王老爷披着衣服冲到院里，大声呼叫所有家丁：“快，快，都去救火！”西屋里的灯也升亮起来，少奶奶端坐床上，审视着丈

夫：“不是你让人放的？”

新成翻身朝外：“废话！”

少奶奶穿衣下床。

新成坐起来：“你干什么去？”

少奶奶：“去救火！”

“你一个妇道人家能干什么？快躺下！

”

少奶奶不听，快速系扣子。

新成跳下床：“你敢去！”

“不是你让人放的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这时，街上有人喊：“不好了，火向西来了，永世蒸笼屉铺也着了！都快来呀，快扒倒几趟屋呀，要不就烧了整个周村呀！”

又一位喊：“不好了，城外头的麦子地也着了！”

新成脸色蜡黄地坐起，手哆嗦着点烟。

少奶奶立于屋正中：“说！是不是你！

”

“我让放火烧那茧子垛——是想吓唬吓唬那俩人。”一顿足，“谁想到起风呀！”

“哼，街里房子挨得那么密，这就烧了整个周村！”伸出食指冲向丈夫，“你就等着蹲大牢吧！”

新成扑通跪倒，抱着夫人的腿：“文绣，念及夫妻一场，还有俩孩子，你可别去告我呀！”

“这事儿明摆着，还用我去告？”

新成脖子一拧站起来：“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搬倒葫芦洒了油。反正也着了，爱怎么着怎么着！”

少奶奶轻蔑地看着他：“这辈子，你那良心能安生了？”

新成似是没听她的话，两眼直勾勾朝外看，突然钻到墙角处浑身哆嗦，语不能发。

少奶奶慌了：“相公，咋了？”

新成指着外面却是说不出话来。

少奶奶蹲下揽住他：“别怕，别怕，我不去告你，我不去告你！”

新成缩成一团，紧偎在太太的怀里。

少奶奶看着外面自语道：“难道还能烧煞人？——要不咋来的冤魂？”

第二部分 第25节：旱码头(25)

13

天亮了，周村烧去了半条街。

火虽是灭了，但那房梁却成了木炭，依旧青烟徐徐。被火殃及的人们坐在街上，表

情麻木绝望。

谢知县忙于救火，只穿着内套官裤，上身白褂子，一脸烟火余痕。他一边叹气，一边带着两个衙役巡视损失情况。

人们一见县太爷走来，就势跪倒：“谢大老爷呀，你可得给俺做主呀，俺这家子可咋过呀——”

哭声如沸，诉求迭起，内容大同小异。

谢知县一一安慰，向杨家走来。

杨掌柜的去世了，门上插着“丧幌”——

一竹批子上夹着刀火纸。谢知县远远见此，不由摇头叹息。

杨掌柜那尸体冲门停着，身上盖着白纸。桂花在饭屋里烧水，慢长捶的孙叔里外张罗后事。克牧师陪瑞清守灵。

克利尔：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瑞清木讷：“不知道。”

克利尔：“准备告王家吗？”

瑞清低着头：“凭什么告？咱又没有证据。”他无力地摇摇头，“别说没证据，有咱也告不赢。”

克利尔点点头：“对，没有证据。没有证据谁也没办法。”他双手支在膝上，“你的工场失火，连累了那么多人，你还能够在这里住下去吗？”

瑞清抬起头：“那我怎么办？”

克利尔：“我正在想。”他温和地看着瑞清，“你去上海吧！”

瑞清：“去上海干什么？”

克利尔：“找机会。我弟弟约翰？克利尔在东印度公司中国部，也叫联华洋行。他在那里做经理，到他那里去吧。”

桂花送来水。

瑞清：“我能干什么？又不会什么手艺。”

克利尔：“上帝没给我们手艺，却给了我们勇气。唉，瑞清，我多次劝你信仰上帝，你总是一笑置之。但上帝并没抛弃你，仁慈的上帝虽然关上了这扇门，却为你打开了另一扇窗。换个环境你或许可以振作起来！”

这时，四胜恭敬地让着谢知县进来。

瑞清磕头，克利尔站起来：“谢县长好

。”

谢知县：“克先生好。”他转向瑞清，“刘胖子呢？”

四胜在后面插话：“昨晚上他一看火来了街里，拿起衣裳就跑了！向西跑的，这时候兴许到济南了！——快下牒文把他拿回来吧。”

“他跑什么？”

瑞清：“一是烧了半条街，再就是欠着庄户们的茧子钱。”

谢知县坐下：“唉，你看看，你俩这是

闯了多大祸！说说，咱怎么赔那些街坊！”

桂花在门外含着泪咬衣角静听。

瑞清低着头：“除了周村这处房子，桓台还有一百多亩地，全都交给县上做主。”

谢知县：“这火是自家着的，还是有人放火？得罪啥人没？”

克利尔紧盯着瑞清。

瑞清低着头：“我爹那么老实，哪能得罪什么人。着火的时候我正在念书。”

谢知县站起来：“就这么着吧，发完了丧我就替你变卖家当。唉，可这点东西不够呀！”

第二部分 第26节：旱码头(26)

克利尔和瑞清把知县送出来，克牧师鞠躬，瑞清磕头，谢知县叹息着走了。谢知县走出几步，一个衙役小声说：“老爷，我听说这事儿和王家有关！”

谢知县点点头：“不管有关无关，他得出点钱。”他指向那些难民，“要不这些人怎么安置？走！去他家化缘！”

克利尔拉住瑞清的手：“这是五个银币，你不要推让，这是你应得的佣金。没有你，那天开坛布道就不会那么成功。唉，我该多给你点钱，可是经费还没寄来，你节省用吧。好，就这样，我回去给约翰写信，到了上海他会照顾你的。”

桂花跟在后面含泪听。

14

桂花跑回家，进门就收拾衣裳，拿过包袱铺床上，把橱子里的衣服直接往里抱。

金陵书寓里，一个小丫头跑来汇报：“妈妈，小姐回来了，正在收拾衣服！”

桂花娘四十多岁，眉清目秀，干净利索。她坐在椅子上深长叹喟：“六十年一个轮回，这还不到六十年呀！”说完，不住地咳嗽。

小丫头忙端来水：“妈妈，别着急，小姐一时半会儿还走不了。”桂花系好包袱，摸摸自己的床，冲着镜子照一下。环顾一下屋子，小嘴一抿，毅然决然拎起包袱就走。但是门锁上了。桂花跺着脚喊：“开开门，娘，开开门！”

她娘站在外边，感情真切地说：“孩子，别犯傻，这样的事儿娘干过。”

桂花威胁：“娘，我先说好了，你要不开门我就上吊！”

桂花娘：“孩子，这样的话我也说过。听娘的话，咱好好地过日子。瑞清要是真心，他混好了准回来接你！”

桂花：“他要是混不好呢？”

桂花娘：“怕的就是他混不好！孩子，别犯傻了，当初娘要不犯傻，哪能有你呀！——想知道你爹是谁吗？”

15

小清河码头上，一条小船停在岸下，舢

公是个瘦老汉。岸高水低，老者更显瘦小。

瑞清与克利尔夫妇道别。四胜拎着包袱抽泣。

孙叔拉着瑞清：“孩子，一到上海就打信来！”

瑞清：“我记下了，叔。”他可怜巴巴地看着孙叔，“叔，五七的时候，别忘了给我爹烧纸呀！”

孙叔：“放心，你一天不回来，我一天替你上坟！放心去，干个样儿出来给王家看！”

瑞清谢过，又冲克利尔夫妇鞠躬：“洋叔，洋婶子，我走了。你们多保重！——今天是东风，我下午就能到了济南。”

克太太掉泪，克利尔抱过瑞清，拍着他的背：“一切都会好的，上帝保佑你。”

四胜哭着递过包袱：“少东家，你啥时候能回来？”

瑞清坚毅地说：“很快！”他深吸口气，“四胜，把受连累的人家记下来，人不死，债不烂。我要是混好了，就回来给人家盖新屋！兄弟，咱还有见面的日子！”

第二部分 第27节：旱码头(27)

小船远去，瑞清独立船头向回招手，克利尔在胸前画着十字。

孙叔高声喊：“瑞清，你可好好干呀！叔盼着你成器呀——”

瑞清：“回吧，叔——”四胜看着船走了，这才想起了自身，蹲下哭：“俺可咋办呀——”

第三章

上海一片混乱，洋人四处盖楼，民工们光着膀子挖地沟。外滩上全是木杆子搭的脚手架，灰盘铁锹，叮当乱响。楼与地面斜搭着台桥，工人们推着西式独轮小车——上边拉，下边推，吆喝着往上运料。

五月黄梅天，忽雨忽晴，地蒸天煨，闷热难耐，瑞清却还穿着北方夹袄。久未洗澡，衣服黏身，他左手揪着领子，呼哧着透透气。他拿着地址边走边问，一个老者指向一座灰楼——总算找到了联华洋行。

他来到楼下，屏心静气，举头望去——石头大楼长柱顶天，台阶高远，更显傲岸。他忍着自卑与渺小，慢慢向上走来。他刚走上门口平台，两个头上缠红布的印度警卫拦

住他，瞪着大眼咕噜英语。

他从包袱里拿出信，警卫一见，立刻肃然起敬，躬身出手向里让。

他刚进去，一个精明干练的中国青年便迎上来：“先生，找谁？”

瑞清没说找谁，却是端详着这位：“你怎么不留辫子？”

青年摸一下后脑勺儿：“剪掉了，早晚你也得剪。先生找谁？”

瑞清：“我找约翰·克利尔，这是他哥的信。”

青年看看信皮，领着瑞清去了里面。

里面是个大厅，好多人在办公，瑞清纳闷儿，怎么白天也点着电灯！青年带他到会客区坐下，一个黄头发的英国妇女送来咖啡，歪头对他一笑，给他倒上。

瑞清半坐半蹲，手护碗边：“谢谢洋嫂子。”

那青年回过脸去乐。

洋妇女眉开眼笑地执壶走去。

瑞清问：“年兄，”他指那些办公的洋

人，“哪个是俺洋二叔？”

青年：“你是说克利尔先生？噢，很不巧，他去湖州了。”

瑞清有点傻：“那俺咋办？”

青年：“克利尔先生过几天就回来，你先找个小旅店住下，再来告诉我在哪里，克利尔先生一回来我就通知你。”

“那你把信给我吧。”

青年笑笑：“先生，大可不必。”

“请教台甫？”

“杨立俊。先生怎么称呼？”

瑞清已经适应了环境，大大咧咧地说：“五百年前咱是一家，我叫杨瑞清。宗兄，你留下这信不要紧，得给俺写个字据。”

青年谅解地一笑：“可以。”顺手摸过茶几上的蘸水笔，极为流利地写了个便条。

瑞清拿过来看：“宗兄，体谅兄弟乡下人进城，咱还是用汉字吧。”

第二部分 第28节：旱码头(28)

立俊一笑，重新用汉字写了。瑞清收起条子，立俊客气地送他出来。楼外平台上，立俊伸来右手，瑞清却是抱拳，两下里没能对上茬儿。互为理解地笑起。

瑞清看着那印度警卫，突然来了幽默，他问立俊：“宗兄，这五黄六月的，头上还缠着半匹布不热？”

印度警卫目光茫然，不知所云。

立俊觉得这人挺有意思，笑笑：“这是风俗——住下之后来告诉我。”说完躬身行礼，回到洋行。

瑞清慢慢往下走。

黄浦江里正有轮船路过，一声低吼，势如牛鸣，他觉得新鲜。

那边，一个洋车夫蹲着观察，拿不准这位是不是坐车。

瑞清走下台阶，想到江边看个究竟。忽见地上有封信。街上很湿，那信封也脏了。他拾起来，找个水洼涮洗一下。然后抽出信笺——全是英文表格，他又装回去。

洋车夫过来了：“先生，坐车吗？”

瑞清递上信：“请教，这个地方在哪里？”

洋车夫：“我不认识字的。”

“安塞尔路六十八号。”

洋车夫的头很小，脸上的皮也薄，一瞪眼：“噢，我认识，那地方很远的！我带你去。上车吧！”

“多少钱？”

洋车夫伸出后三个手指：“三个铜板。” | 福娃 www.fval.cn 小说 |

瑞清上了车。向后就躺，欣赏外滩景色。他看着那些在建的高楼，觉得不可思议。

安塞尔路就在外滩后面，瑞清正看得过瘾，车夫却说：“到了，先生，就是这里！”

瑞清下了车，皱着眉问：“这叫远？这就要三个铜子儿？”

车夫解释：“你是外省人，我不拉你来，你一天也找不到的！拿钱来吧啦。”

瑞清感叹一声，数三个铜板付上。

车夫还是伸着手：“不加小费来吧啦？”

”

“什么小费？”

“洋行里出来的都付小费的啦。”

瑞清一瞪眼：“我踢死你！”

车夫装好铜板：“外省就是蛮，就是蛮！”嘟囔着走了。

这是一个青砖灰瓦院落，精致讲究。黑门上有红漆镶芯，上写“江山千里秀，家园万年春”。

瑞清看看信封，抬头再看门牌，忽然想起唐人“鸟宿池边树，僧敲月下门”的句子

，不禁一笑，学唐人风致，轻咳一声，一板一眼地拍了三下。“来啦——”莺啼燕语，一个女子在内婉亮作答。

瑞清后退一步，拉开距离。

门开处，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子出现。细高身材，下穿到脚黑长裙，上身灰色圆襟半袖褂，风姿绰约，文质婀娜。

瑞清一慌，低首抱拳：“请问夏半山先生是否居此？”

女子：“是。请问先生是——”

瑞清：“噢。学生适才到联华洋行访友

不遇。出门时拾得这封信。”

第二部分 第29节：旱码头(29)

说着双手把信呈上。

女子惊讶，赶忙接过来：“谢谢。”回身对院内喊，“妈姆，提货单找到了。是位先生送来的——”

一个妇女闻声出屋。

女子侧立身子，恭请入内：“先生，快请内坐。家父找得苦，又去找了。原来就丢在洋行门口。先生内坐！”

瑞清整顿情绪，端步而入。

2

瑞清家败了，四胜也就失了业。他辗转来到张家羊肉铺。案子冲着门，摆着些红色的熟羊肉。四胜腰扎围裙，圆头刀拄着案板，高声叫卖：“张家酥羊肉！用料那叫精，做工那叫细！邹平青山羊，皮板筋全剔去（去，周村人读“气”）！老汤炖，红曲糟，下酒你就割当腰！要说香，是磨裆！要说美，是羊腿，让你吃得摘不下嘴——”

路南的这溜房子全都经营熟食，紧靠四胜是家酥锅店，这小伙子比四胜个子高，叫卖之声更响亮：“博山酥锅十八样，章丘大

葱茏的姜，海带鲤鱼白莲藕，猪蹄白菜盘大肠。八陡酱油王村醋，桂叶茶籽出苏杭！祖传的方子学不走，能煞你也兑不了汤！白色的胡椒波斯产，还有印度的黑丁香——”旁边卖周村烧饼的没有这套词，只能加大音量，那汉子瓮声瓮气打夯似的喊：“周村烧饼！周村烧饼！”购者络绎。

桂花朝这边走来，仅这几天，人就消瘦下去了，也没了以前的活泼伶俐。眉蹙嘴抿，闷闷不乐。

她站在门外问四胜：“瑞清来信没？”

四胜把羊肉递给顾客，点头哈腰送走。

叹着气在围裙上擦手：“唉，哪有这么快呀！”

桂花：“都半个多月了！”

四胜着急：“你连周村都没出过，你知道中国有多大！唉，去那上海挺费劲！”圆头刀在案子上画着点线，“得先从咱这里去济南，再坐驴车去济宁，这才能从运河里坐上船——这时候到了就不孬！”

桂花：“不是说要修铁道吗？”

四胜：“这不是还没修嘛！你放心，少东家到了准来信，来了我先给你看。快走吧，掌柜的看见不依！”

桂花放下仨铜板：“顶多是买他点羊肉

！”

四胜朝后看看，伸出头去小声问：“我听说你娘要把你嫁给爆仗刘？彩礼也收下了？”

桂花：“收也白收！我不依，俺娘能把俺绑了去？”

四胜赞成：“可是不能依！你和少东家也不是一天了，曾在绣楼里对天许下千般愿——这我都知道！”他瞪着眼加重语气，“桂花，这段真情不能忘呀！——咱不能少东家头脚子走，你后脚子嫁了人！要那样，可

负了那番情意了！”

桂花难过，低眉未言语。

四胜同情：“唉，咱实实在在地说，嫁给爆仗刘真不是上选！不是上选！人虽是不错，也算瓷实人家，可这一年到头擀爆仗——今天崩着眼，明天崩破头的有准儿吗！桂花，你可得顶住！”

第二部分 第30节：旱码头(30)

“我顶着哪！除了瑞清我谁也不嫁！”

四胜放心了：“这就对了！用不了几天

少东家准来信，你想想，咱给洋叔帮这么多忙，他兄弟能对少东家差了？那天上海的老闵来买肉，我打听了，那联华洋行在上海最有名！洋叔他兄弟更不用说！你等着，用不了几年少东家准带着大钱杀回来，回来灭了王家！”再次叮嘱，“你可得等着呀！”

桂花点头：“我等着，到死也等着！”

“这就对了。老闵在咱周村收丝，回去就卖给联华洋行。一会儿我再去找找他，看他走了没。也让他帮着咱问问！”

桂花：“那个老闵我认识，他常到书寓去！——他这阵子正忙活着收王家的丝呢！”

四胜叹息：“唉，胖刘叔本想和少东家闯出条路来，唉，这路没闯成，倒让老东家搭上命！最后还是王家拾了个大便宜！”他看看四周小声说，“你知道不？那茧子一两银子二十担！哼！咱毁了，庄户们也赔了——我看快剖桑树了！”

“这回行了，不用那奉旨专营他也专营了！谁敢抢这买卖就给谁家放火！——这就是那读书人，这就是那一门四进士！”

四胜宽慰她：“嗨。这麻将牌九刚开始，还不知最后谁能赢！你看着，乾坤不变道不变，发财的风水轮流转，少东家不能这么

散了！”桂花回身看看街，轻叹伤感：“唉，瑞清那么聪明一准能发财，就怕发了财，把咱这些人忘了呀！”

“哪能！少东家自小就重情义，断不能是这路人物！”

掌柜的从后面前来：“四胜，你去下河街说书吧！”

桂花走了。四胜撑着案子探出身：“拿着肉呀——”

3

瑞清送来提货单，夏半山先生一家很高

兴。他太太亲自下厨，帮佣人做了几盘精细小菜，一家人围着圆桌坐下。

夏先生有四十多岁，身形瘦长，精明细致，他太太气色极好，人也富态。她看着瑞清挺顺眼——不住地暗自点头。

夏小姐夹在父母中间，因是圆桌，正与瑞清对面，她含羞带笑只是不敢抬头。

夏先生扶住酒杯：“我们无锡人出门做生意，先是找同乡，后是靠朋友。如果遇到贵人，那发展就更快啦！这个提货单要是让瘪三拾去，他就发财了，我就垮掉了！码头上的洋人只认单子不认人的！你知道这批货色值多少钱吗？”瑞清：“多少钱？”

夏先生：“值一千镑，大致要三千多两银子的！”

瑞清点点头。

夏先生：“来，我们干一杯，我们一家谢谢你！这是真正的状元红！”

瑞清想起自己未能考上状元，不禁自嘲一笑。他没喝过绍兴酒，咽下之后表情异样：“这是酒？”

夏先生：“对！酒，好酒。有什么不对吗？这是真正的状元红！没有今天的喜事我是不会打开的！”

第二部分 第31节：旱码头(31)

夏小姐低着头笑，夏太太看到了，高兴地撇下嘴。

夏先生为他布菜，瑞清手足无措。

夏先生点上支香烟：“你既然认识克利尔先生，以后发展会很快的，”他先指瑞清，后指自己，“我也会跟着沾光。”他掐住小指肚，“只要他给我很小的一个单子，对我们就是大生意！”

瑞清：“互助，互助。我还没见着洋二叔呢。”

夏先生：“他很快就回来，湖州很近的。
。”

夏太太给瑞清夹来块蹄膀：“杨先生你吃呀，不要光讲话误了吃东西。水晶蹄膀，很好吃的来。”

瑞清局促不安，浑身冒汗。

夏太太：“客房我让人收拾出来了，你就住在这里，等克利尔先生回来再听人家去安顿。不要见外噢！”

夏先生忙附和：“对，住在这里最好，住在这里最好。明天让稚琴带你去街上转转

，免得走迷失。另外，将来你要到洋行里做事，应当识点英文字，让稚琴教你好了！”一指女儿，“她的英文比我好，跟外国嬷嬷学的。”

夏小姐虽是未喝酒，一听自己有风险，脸红到脖颈：“杨先生听不来上海话，人家怕是教不好！”

夏先生：“让你教你就教好了——”瑞清双手撑着腿面：“夏先生，你什么时候去码头提货？”

夏先生：“明天。”

瑞清：“我想去看看，也跟着学学。”

夏先生：“好的，好的。杨先生家原来是做什么的？”

瑞清：“生丝和瓷器。”

夏先生向后一仰身子，惊愕地说：“大生意的来！”

这院子三面是屋，南面是另一家后墙。北屋门外左右各一棵枇杷树，此时正开花。

夏太太带着瑞清去了西屋，夏小姐回了东屋。她没开灯，却是立在门帘后面朝外看

。

她看到母亲出来了，就冲院里的佣人招手，小声叫道：“林嫂，林嫂。”林嫂进来：“小姐，有事情？”

夏小姐：“你端盆洗澡水给杨先生送去，我闻到他身上都馊了。”

林嫂：“已经烧好了，这就送过去。”

夏小姐拉住他：“不要忙嘛。”减了音量，“把他那衣服抱来洗一下。”

林嫂担心：“梅雨天，明天怕是干不好

！”

夏小姐：“拧干些，再用熨斗烫过就好了。”

林嫂忍着笑出来，夏小姐双手捧住脸颊自羞地回过身。

4

早上，瑞清跟着夏先生来到码头，账房拿着算盘迎来：“东家，”他一指瑞清，“这就是捡到单子的那位先生？”

夏先生挺高兴：“怎么样？人很端正吧？杨先生，这是顾先生。”

瑞清抱拳寒暄。

顾先生说：“东家，买家都到了，款子也收了。发货给他们吧？”

第二部分 第32节：旱码头(32)

夏先生点头。

账房得令而去。

那边垛着堆木笼箱子，里面是些矮粗的大玻璃瓶，瓶身上缠着草绳，下面垫着厚草。

瑞清问：“夏叔，这是什么？”

“硫酸。一瓶要三镑多！”

“这么贵！”

“对嘛。我们中国造不了嘛！”

“我听说过这东西——周村的染坊里常用。”

夏先生感叹：“做这货虽是可以赚到钱，但风险相当大。运费极高，是一般货色的八倍！”说时，手做成八形，“因为破了瓶子硫酸会把船烧坏的！”

瑞清：“那咱咋办？”

夏先生：“我们不怕——船要在海上遇到风浪，瓶子破了，洋行方面是会赔我们的。因为我们缴过保险金的。”

“什么是保险金？”

夏先生笑笑：“慢慢来，慢慢学。我回头给你讲。”

码头上的苦力两人一箱，轻抬慢走，精力集中，相互照应，请神似的小心翼翼抬车上。

瑞清眼一亮：“夏先生，这硫酸用瓷坛

子装不行？——我去年到博山订货，见有专门烧这玩艺的，那坛子一个鼻儿。”

夏先生：“对，一个鼻儿。”他笑笑，“那是给日本人用的。日本人能用，我们不能用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日本人可以在青岛装船运走，可我们要把这坛子运来上海，太麻烦了。唉，英国不出产这种坛子，可能是烧制不了。我们中国也只有唐山和你说的博山能烧。但唐山和博山这两个地方都不通船，运到上海要两个月。我们的生意很小，所以只能买这瓶装的。”

“为什么不买日本硫酸？”

夏先生笑了：“日本也造不了硫酸，它是把坛子运到英国去装。”

瑞清点头：“我看，带上些匠人到英国去烧坛子就能发财！”

夏先生笑笑：“你家是做瓷器的，肯定懂得了，瓷器和土质有关。不是什么土都可以烧瓷器的。”他回过身，“一会儿你到洋行看看克利尔先生回来没有。你要主动些。”

瑞清看看那边的轮船，转回来说：“夏

叔，咱们也算有缘人，说话也不见外。我没出过周村，也没见过更多的洋人。洋叔虽是对我挺好，可我心里挺嫌弃洋鬼子。”

夏先生略感意外：“为什么？”

瑞清：“你看这几十年，大炮开着路，硬往咱这里贩大烟，不要都不行。唉，贩大烟就贩大烟吧，还把圆明园烧了。也忒欺负咱了！”

夏先生苦笑一下：“这种情绪我也有过。我们为什么受欺负呀？朝廷软嘛！我们有什么办法！它软一点儿还好，它一硬起来和洋人打，接着就得赔款，我们就跟着多缴税。我们是生意人，不要去想这些。瑞清，你

不是想赚到钱回家翻身吗？好，那就要把这些想法昧起，和克利尔搞得好钱就赚到了！”

第二部分 第33节：旱码头(33)

瑞清：“不是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吗？”

夏先生觉得他幼稚：“张养浩说‘兴，百姓苦；亡，百姓苦’。这些书我都读过。朝廷要亡的时候想起百姓来了，兴的时候却只想到自己，除了盖宫殿就是给自己造大坟，再就是用天下的钱为自己办寿礼。从秦始皇开始哪朝皇帝不这样子？哪里想过我们百姓？我说得对不对？”账房过来汇报：“东

家，货发完了。咱们进的太少，买家还要呢！——再去洋行订些吧？”

夏先生：“下批货让杨先生帮我们订，一定会便宜的！”

5

克利尔在办公室里看哥哥的信。边看边笑，间或摇头叹息。他有三十多岁，人较瘦，干黄色的头发。接待瑞清的那个帮办杨立俊站在桌前。

克利尔问：“杨瑞清现在住哪里？”

杨立俊：“住在夏半山先生家。”

“他认识夏？”

“很偶然。那天夏先生来拿提货单，上洋车的时候掉在门口了。杨瑞清从这里出去，正好捡到，就给夏先生送去了。”

克利尔点点头：“果然很热心。”

“我去叫他来？”

克利尔思忖：“叫他来可以，可我哥哥让他安排住处，还要租近处的房子——你顺便问一下。”

“总经理要录用这个人？”

克利尔看看信：“我哥哥对他大加赞扬，并说他头脑灵活，很有商业天分。你去叫他来，再让秘书在巴黎餐厅定个位子，我请他吃饭！”

杨立俊要走。克利尔叫住他：“我决定录用杨瑞清了，以后你要多帮他。”他走到立俊跟前，扶住他的肩，“他虽然常和我哥哥在一起，但我估计他不会英语——因为我哥哥的中国话比中国人说得都流利。”说完，轻轻地笑。

6

夏小姐在教瑞清认字母——枇杷树下放

张小桌，书本对着瑞清，夏小姐歪着身子指教：“这个念F。”瑞清：“爱夫！”

夏小姐着急：“你不能用山东腔读字母！看我舌头放在哪里。念，F！”

瑞清不便看。

夏小姐：“看哪。这样，先把舌头抵住齿内，念F。”

瑞清不看夏小姐的眼，只看舌头，跟着念：“F。”

夏小姐：“这就对了。再一遍F。”

瑞清跟着念。

夏小姐表扬他：“对。念得很好。就是嘛，这样念就对了嘛。再念这个G——，G——”

瑞清直起身子：“唉，这玩意儿挺费劲！除了钩子就是圆圈，没撇没捺的实在没什么意思！”

夏小姐：“学会了就有意思了。”

瑞清：“我看够受！”

夏小姐鼓励他：“不难学，不难学。英语是种很简单的语言，比我们汉语容易，有

章可循的。”

瑞清：“我看挺难。洋叔也教过我，我根本进不到心里去。”

第二部分 第34节：旱码头(34)

夏小姐：“英语很有用，你只要会了英语走遍全世界也不怕。”

瑞清：“让你这一说，这英语还非会不行？”

夏小姐：“对呀！”

瑞清：“秦始皇也不会英语，照样统一

六国！”

夏小姐乐着生气：“你真不讲道理！来跟着我念嘛！”

瑞清：“不行，不行，我弄不了这玩意儿——那四书五经还有个注释，这玩艺直接是认模样，不行，不行，我学不会！”

夏小姐更着急：“你不是要去洋行里做事吗！”

瑞清自有办法：“没事儿。洋行里有同仁，家里有你，我会不会的不要紧！”

夏小姐：“那你出去呢？我不能总跟在

你后面嘛！”说完愕然，脸也红了。这时，杨立俊拍门，夏小姐跑去开门。瑞清站起来。

夏小姐带着杨立俊进来，他一见瑞清就抱拳：“宗兄，恭喜，恭喜，总经理要录用你！还要请你吃西餐！”

瑞清：“洋二叔回来了？”

立俊：“回来了。”向前一凑，“宗兄，将来发达别忘了小弟呀！哈——”

瑞清笑着：“这麦子还没耩上，你先说蒸馍馍的事儿——这是不是早点儿？哈——”

夏小姐退让在一边看着，眼里满是喜悦。

立俊：“走吧？”

“好。我去拿见面礼。”

“什么东西，要是一般的東西就不用帶了。”

“周村燒餅，又酥又脆，洋行里准沒有！”

瑞清回屋提了个包袱出来。

立俊：“这么多？”伸手接过。

瑞清：“看着不少，连三斤都没有。走。”

夏小姐：“等等。”说完跑回屋里。

立俊打趣：“行呀，宗兄，很有手段嘛！”

瑞清不及反驳或更正，夏小姐拿着紫木匣出来：“把衬衣换上，去洋行，你这衣服不适合！”

立俊看着那木匣上的英文，惊异艳羨：“landgrave（伯爵）！这要三镑多呢！”

瑞清一瞪眼：“什么？一个褂子小十两银子，你也忒不会过日子！”叱责后自知失当，“我是说洋鬼子蒙咱。嘿嘿。”

夏母过来解窘：“快去换上嘛，稚琴已经买过来了，好意嘛。”她接过女儿的木匣。

夏小姐不高兴，赌着气回身进了自己屋。

瑞清穿着制服衬衣走了，夏小姐拉着门缝追看，她看着瑞清挺胸昂头，身板直立，大辫子摆来摆去，心里很高兴。

母亲院中不满：“后面身有什么好看的！”

7

立俊和瑞清沿江边走，帆船来往，波光潋滟。瑞清满眼风光，心旷神怡，不住地感叹。

立俊说：“宗兄，你做过生意，很快就会上轨。再加上总经理欣赏，提拔一定很快！”他似有忧虑，“不像我，从学生直接到了洋行，只做些碎事！”

瑞清：“你在那里管什么？”

“体育用品推广交流。”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很简单。就是把西洋扑克网球还有飞刀介绍到中国，同时把麻将介绍到英国去。”

“洋人不会打麻将？”

“不会。他要会了我们怎么赚钱？”

“噢？说说。”

“我用英文编了本教材——首先告诉他们什么是饼条万，再告诉他们什么是一条龙，什么是青一色，还有断幺、门清等等。只有培养出他们的兴趣，才会买我们的麻将。”

“一副麻将在英国能卖多少钱？”

“我们现在定做了两种，卖给中产阶级的那种要一百二十镑，卖给贵族的要二百多镑。”

“天呀！这不就是生生蒙人嘛！”

立俊一笑：“贸易就是这样。把那边没

有的运过去，把这边没有的运过来。

我们从中谋利，这就是贸易！”

瑞清明白了：“就像硫酸。”

立俊：“是。还有煤油。”

瑞清：“什么是煤油？”

立俊：“是点灯用的油。硫酸只有工厂用，而家家都要点灯，所以煤油比硫酸有前途。”他笑看瑞清，“贸易要的是量大。联华洋行正推广这东西！”

瑞清：“老百姓没钱，卖贵可没人买！”

”

立俊：“你说得很对。煤油比菜籽油便宜许多，还没有烟！”

瑞清：“把这玩意儿弄到周村就行！”

立俊：“宗兄，记着，做贸易要放眼宽，要知道世界上有什么，咱们中国有什么。两边来回倒运。不要总想着周村！”

8

四胜忙活着卖肉，桂花来了。四胜示意她等等，同时加快卖肉速度。总算打发走了

那些客人。

桂花急切地问：“瑞清还没来信？”

四胜也急：“没哪！”

桂花跺脚：“急死我了。俺娘把成亲的日子定下了！”

四胜：“什么时候？”

桂花：“下月初六！”

四胜更急：“这不快了嘛！你不是死扛吗？”

“唉。俺娘从头给我捋续——说她那些不易。劝着我应了这门子亲。我觉得瑞清很快就能来信，收到信我就按地址去找他——我一走，什么也不说了。”一跺脚，“可到这不来信。可把我急煞了！”

“也就是说——你应了这门子亲？”

“她鼻涕一把泪一把的，我想也别和她争了，收到信我就走——”

四胜一扔刀：“那上海离这里两千多里地，信能这么快吗！完了完了，这可完了！少东家本来就心绪不济，如果知道你这里成了亲，还不得窝囊得投了江呀！洋叔说了，上海那里有条江，大火轮都能跑开！”

“你让我咋办？”

“回去给你娘说说，就说你找张铁嘴算了，这个日子不吉利。往后延几天，说不定拖这几天就能成就那一辈子好姻缘！”

第二部分 第36节：旱码头(36)

桂花一跺脚：“嗨！这日子就是张铁嘴给选的！”

掌柜的出来了：“四胜，我听来听去——这里头根本没你的事儿，快卖肉！”

四胜猛然回过身，持刀恶目：“咋了？”

顶多我不干了！”说着就解围裙。

掌柜的一下找不到人，忙过来说：“别别别。干得好好的，别说不干就不干呀。咱说话别耽误干买卖！说吧说吧。”掌柜自动回后面。

四胜哼一声：“得了信，我陪着你去上海，也去找个差使干。在这里剔骨头切肉的，一辈子没有大出息！”“好！一得信儿咱就走，我先回去准备下行李！”

桂花娘怕闺女跑了，笑吟吟地找来。

四胜劈头就说：“花仙姑，你吃过亏，上过当，见过东海的大风浪。不是侄子说你

老人家！你打了一辈子牌九，|福哇小說@下載站|咋看不出谁站在‘天门’上呢！那爆仗刘能和少东家比吗？”

桂花娘：“四胜，你不是我，你知道我有多难？嗯？瑞清就是孔圣人——这一时里正少吃没穿的周游列国，我也不敢把闺女嫁他呀！”四胜想急，花仙姑一改口气，“唉，瑞清是不错，当初我也不拦着。可现在他是丧家犬呀！”四胜突然软了：“花仙姑，这是桂花一辈子的事儿，你就是硬把她嫁出去，她心里装着少东家，就能和爆仗刘过踏实？再说了，哪天少东家一回来，还不是一场现成的乱？”

桂花哭着走了。

花仙姑叹一声：“当娘难呀——”甩着花手绢快步追去。

9

将近傍晚，克利尔和瑞清从洋行里出来，印度警卫冲他们鞠躬。

克利尔：“两家馆子，一家俄式，一家法式。我们去哪家？”

瑞清：“哪家我都没吃过，洋二叔看着办吧。”

克利尔：“我说过了，不要叫我洋二叔

，叫我名字也行，叫我总经理也行。

记住了？”

瑞清：“那成了没大没小了！虽然咱不是一族，可咱差着辈呢！”

克利尔笑着：“按我说的办吧。”

瑞清想个折中之策：“那有人的时候我叫你总经理，没人的时候我还叫洋二叔。”

克利尔：“你很固执！”一耸肩，“随便你。”

他俩沿着江边走，前面就是杨浦公园。瑞清说：“这地方夏小姐带我来过，说是有个牌子，写着不准我们华人进去。有这事儿？”

克利尔：“有，是一些自以为是的人干的。他们根本不懂中国！”

说时，表情反感。

克利尔点支烟：“以前我也是不懂中国，所以吃了大亏。”

“噢？”

“初到中国的时候，我总用女王专使的

态度去各地订货，从而招致了对方反感。可对方又不便直说，就开出一个极高价格——用价格拒绝你。但是两国的经济环境不一样，我也没觉得价格高——多花了很多钱！”他转过脸，“这就是傲慢的代价！”

第二部分 第37节：旱码头(37)

瑞清：“现在呢？”

“现在我尽量把中国商人看成伙伴，起码要给面子，懂礼貌，这样才能获得对方的好感。”他甩出烟蒂，“在对中国的开发中，第一批人可以是强盗，但接踵而来的应当是绅士。所以有人揶揄说——绅士跟在强盗的后面！”他笑了。

“洋叔也说过这样的话。他就对周村人挺好，洋婶子也不嫌脏——给难产的娘们接生。周村人都信他两口子，更没拿着当外人！”

克利尔：“所以别人教堂被烧了，他却没有这样的顾虑。”他俩转过弯。

“我来到中国后努力学习汉语，也读了很多中国经典，我越读越觉得中国文化伟大。而且是不可抗拒的！”

瑞清点头：“顾炎武也说过类似的话。他说蒙古人打下中原后，不肯向中国文化下跪，所以很快完蛋了。清朝就接受了这个教

训，杀进北京后啥都不干，先给崇祯发丧！
顺治十六年又在崇祯的墓前大修建明楼和享殿，顾炎武还作诗说‘殿上定三主，并田立娘娘’，也夸这事儿办得聪明！”

克利尔接过来：“这就对了。这样能增加亲近感，也减少了很多抵抗。一支送葬的队伍顶多少军队？你计算过吗？”

瑞清刮目相看：“洋二叔，你知道不少中国事儿呀！”

克利尔：“既然是想开发中国，就要懂得中国。现在英国的大学里也读中国书！”

“噢？这倒头一回听说。”

“剑桥大学是所很高傲的学府。但你要在剑桥读商科，就必须读《管子》。那本书我也读过，真是一本了不起的经济学著作，再过一千年也不过时！”

“我读过《管子》，有些还能背过！”

克利尔摇动一个指头：“中国人读书是为了考试，不是为了使用。这是很悲哀的事情。这么大的国家，却让一个自私怪僻的老女人，对不起——慈禧太后统治着，管子的理论永远不会被用来改造现实！”

他俩在餐厅坐下。克利尔抽着烟：“生丝和陶瓷是我们主要的业务，这两种东西你都懂，来做我的助手吧——你去和中国商人打交道，你比我有优势，他们不会骗你的，同时也骗不了你。是这样吗？”

“我可不会英文呀！”

“这不需要英文。你要多少工薪？”

“按我们那里的规矩——”他顿了一下，“学买卖管饭就行，不用给钱。”

克利尔拍他肩：“你不是学徒，而是职员，用不了多久，我相信你会成为高级职员！”

“那你看着给吧。”

菜来了，是沙拉和炸牛排。

克利尔用眼示意瑞清该怎么拿刀叉，瑞清点头跟着学。

克利尔往牛排上淋一点酱油：“这酱油的味道极好。”

第二部分 第38节：旱码头(38)

瑞清点头，也淋上一点儿。

克利尔：“在中国，你可以尽情地往牛

排上倒酱油，但在英国就不行了——酱油比牛排贵，餐厅只给一点点！”他叉起一块肉放嘴里，“英国不出产这种酱油。英国的酱油没有颜色，也就是你们说的清酱。”

“咱为什么不往英国运？”

“四十年前就运了，但运费一直很贵，一打十二瓶，光运费就要两镑。所以只有商人和贵族能买得起。”

瑞清吃块肉，品着那酱油：“这酱油没什么特别的。我老家博山八陡出的酱油比这好，颜色也红亮。”

克利尔：“是吗？”

这时，一个洋人来敬酒，瑞清也跟着站起来。

克利尔高兴地介绍：“我的助手，瑞清？杨先生。”

10

下午三四点钟，四胜坐在案板后面打盹儿。

邮差叩响案板：“四胜，瑞清来信了，快拿图章！”

四胜噌地站起来：“快给我。”

邮差：“图章！”

四胜：“我哪有图章呀！”

邮差：“摁个手印吧。不光信，还有鹰洋呢！”

四胜：“好好。”

他摁过手印，邮差把信和一个铅封袋给他：“数数对不，当面签收，回头不认！”

四胜撕开铅封袋，倒出银元，是十个墨西哥银币，上面有只老鹰。他先把铅封袋还

给邮差，顺手切块肉：“拿着，我请客。一会儿我把钱垫上！”

邮差高兴地提着肉走了。

四胜看着信，一把将银元拍在案板上，失声哭道：“少东家，你这信来晚了，人家桂花嫁了呀！”

掌柜的从后面出来：“哭什么？我看见你给邮差切肉了，钱呢！”他一眼看见那些银元，细声问，“四胜，瑞清这么快就发财了？”

四胜痛哭不止：“晚了，什么都晚了呀，少东家——”

掌柜的：“什么晚了？”

四胜一步跳到街上，冲西面跳着大叫：“爆仗刘，你乘人之危夺人爱！你缺德呀！爆仗刘，你等着，等着俺少东家回来办你个舅子——”各店铺里人跑出来观看。

11

自从瑞清到洋行上工，夏小姐就添了一项业务——每天到厨房帮着林嫂做晚饭。

厨房里，林嫂正炒菜，拿过罐子要放糖，夏小姐一把拉住：“不要放这甜，杨先生不爱吃的！”

林嫂笑：“小姐心真好细！”

夏小姐对话外之音故意忽略：“放得咸一点，北方人爱吃咸。”

林嫂：“太咸，老爷太太吃不来的。”

夏小姐：“不打紧。慢慢也就适应了——当然不要放太咸。”

这时，瑞清提着木箱子回来，那箱子木茬光净，整齐崭新。上面还喷着英文字。

夏小姐从厨房欢快跑出：“这是做什么

？”

第二部分 第39节：旱码头 (39)

“洋行里有件小生意，我问问夏叔愿做不？不愿做我再向外发包。”

夏先生挑帘而出：“什么货色？”

“猪鬃。克利尔指定要常德产的，”他掏出一小捆样品——那撮猪鬃用红线捆着，细毛朝上，如刮脸打肥皂的刷子，“要这么长的。”

夏先生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。”

他们来到屋里。

夏先生戴上花镜观看，夏小姐去那边的
几子倒茶，母亲虽在帮忙，却不满地

小声抱怨：“养你这大，也不曾给我倒
！”

夏小姐抿着嘴笑。

瑞清问：“咱能做不？”

夏先生：“能做，能做。这是常德髻，
常德周围十二个县都有出产！”

瑞清意外：“噢？猪髻还有这么多讲究

？”

夏先生摘下镜子：“对，极讲究！那种猪名字叫花狸，是英国人用兰开夏猪和常德猪杂交的。织造礼服呢，”他指自己的脚面，“做鞋子的礼服呢只能用这样的鬃！”

“夏叔对这行挺熟？”

夏先生：“熟，熟。非常熟！——以前就是我帮赖先生去湖南组货的！”

瑞清：“哼！今天我截的就是这姓赖的！只要咱的价钱比他低，这桩买卖就归咱！”夏小姐把茶放在瑞清跟前，柔情蜜意地看他一眼。她的眼睛黑白分明，清灵明澈。

瑞清那生意谈得正紧，没注意夏小姐什么眼神。

夏先生：“多少钱一吨？”

瑞清：“七十镑。要五百吨。”

夏先生大惊：“没有错吧？”

瑞清：“低了？是七十镑！”

夏先生：“过去我们卖给赖先生是三十镑，他这是赚到多少钱呀！瑞清，快答应他，四十镑我们就做！”

瑞清慢慢摇头，口气温和地说：“夏叔，我虽初入此道，但这做买卖讲的是‘对点儿’，只要对方觉得便宜就行！——六十五镑克利尔就能高兴得蹦高儿！”

夏先生两眼大睁：“我们发财了！”

瑞清姿态似大亨：“这仅才刚开始呢。

”

夏先生急速命令太太：“快去告诉林嫂，炒什么炒，不要再炒嘛！那菜让她自己吃好了，我们一起到外面去吃。去扬州饭店！

”

太太高兴地剜他一眼：“银两还没赚到

手呢，高兴成这样子！”嘟囔着出去。

瑞清说：“夏叔，克利尔说一定要用这种箱子装，还要垫上黄油布。”他指着那箱子，“我看光这套陪衬就不便宜！”

夏先生内行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裹油布为了防水湿——以前就是我在做嘛！”

瑞清：“那明早去签合同吧。合同一签洋行就付一半定金。”

夏先生：“最好，最好。给一半我们就先有得赚了！最好，最好。可是瑞清，”他减小声音量，“你要多少？”

第二部分 第40节：旱码头(40)

瑞清一愣：“夏叔，你把瑞清看小了！

”

12

第二天早上，瑞清来到克利尔办公室。他正半躺在椅子上反正端详着白瓷盘。他把盘子放下问：“夏先生肯做吗？”

瑞清：“做，一会儿就来签合同。六十五镑一吨。”

克利尔惊讶：“一吨差五镑？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！如果他能维持这个价格，我们

就和他签订长期协议，猪鬃就不再找别人！当然，洋行也要奖励你。”他挑起大拇指，“杨，你真棒！”

瑞清笑笑，顺手拿起白瓷盘，眼看别处抚摩盘子正面，然后再细看。

克利尔得意地点上烟，架起二郎腿：“考考你，这是什么瓷？”

瑞清一笑：“醴陵致工瓷。要报价吗？”

克利尔一惊，立刻坐正：“要！一打一箱，要一千箱。要用木箱包装，否则在船上会碰碎的。”

瑞清一笑：“箱子盘子各一半，咱们多少钱发包？”

克利尔：“最高一镑四箱，要用棉花衬垫。”

瑞清一笑：“一镑七箱，但要用猪鬃衬垫！”

克利尔惊得一弹而站：“天呀！我怎么没想到！”他绕过来拉着瑞清，“杨，你是个天才！”瑞清一笑：“总经理，这最应当想到。”他顿一下，“常德醴陵都在湖南，都在长江边上！猪鬃瓷器在同一个产地，为什么要用两个包装？”这时，夏先生提着皮

包进来，克利尔过来拉住他，指着桌上的盘子：“这批瓷盘也归你做！”

夏先生有点蒙。

克利尔指着瑞清：“猪鬃瓷盘混装在一个箱子里，这是瑞清想出来的。夏，我认定，杨是商业神童！不是这样吗？”

夏先生看看瑞清，再转向克利尔：“我早就看出来了——”瑞清看向窗外，江上，一艘帆船正在江心那橙色的朝阳里沉着稳重地前进

着——

第四章

1

天冷了，阳光也成了秋后的角度，但那枇杷树的叶子还未落去。

夏小姐和母亲从外面回来，拎着个很轻的包袱。

林嫂迎上来问：“皮袍取回来了？”

夏太太：“取回来了。吊一下要了八钱银子，吊皮袍也好发财了！”林嫂接过去，里子朝外晾在竹竿上：“真是好狐腿呢，毛真光亮！”

夏小姐和母亲进了屋，林嫂去冲茶。

夏小姐说：“穿皮袍过时了。他在洋行里做事，洋人都穿呢子大衣呢。瑞清也该做一件！”

夏太太提醒：“不好穿得太入时！”

夏小姐：“为什么？”

夏母：“听你爹爹说，很多人拉拢瑞清！”眼一斜加重语气，“也不是没人想把女儿嫁他！”

虽受威胁，稚琴并未慌乱。

夏母继续：“专门经营葡萄牙软木瓶塞的杜先生你认识？他就请过瑞清，还是在他家里吃的饭——他女儿就漂亮，我见过！”

第二部分 第41节：旱码头(41)

夏小姐强努力平定自己的心绪：“瑞清在周村定亲了，那些人怕是白费心计！”

夏母：“还用别人吗？咱家就有人费心计！”

夏小姐脸飞红，安稳地坐在母亲侧面：“妈姆不好挖苦人家。瑞清帮爹爹揽到生意

嘛！”

林嫂端着茶进来，母女对话停止。林嫂机敏，放下茶赶忙退出。

夏母轻叹一声：“唉，我看嫁给瑞清也未必好。”

夏小姐低头不语。

夏母：“那天喝醉了酒，杨立俊扶他回来。我和你爹爹陪他喝茶。他说要讨二十个老婆呢！”

夏小姐小声反驳：“酒后说话哪算得数！”

夏母一笑：“阿琴，酒后才吐真言呢！”她见女儿静默，又补一句，“一个还没娶到，先想准备后面十九个，也太好色了！”

夏小姐：“瑞清不是那种人，我能觉得到！”

夏母怕女儿太失望，改换方式：“唉，我也盼他不是！但这个人举止行动都和别人不一样，让人猜他不透！阿琴，就咱俩，你是怎么想的？”

稚琴：“我没怎么想。”说罢站起来去了东屋。

夏母失落地望着。

2

下午，洋行里有些清闲，瑞清在立俊那里聊天。他的办公台是个大案子，摆着麻将扑克等中外赌具。

立俊和瑞清说着话，手却在不停地玩扑克——把整副的扑克从右手弹往左手，收放自如，瑞清看得入迷。

瑞清：“立俊，这一手你练多久？”

立俊：“这还用练？说，想要哪张牌？”

”

瑞清：“红桃5。”

立俊一笑，把扑克交给瑞清：“随便洗，越乱越好。”

瑞清笨手笨脚地洗牌，然后把牌递过去

。

扑克在立俊的手里鱼贯而下，瑞清两眼紧盯，防着他作弊。立俊喊声：“出！”弹出的那张扑克反转上飘，随之落到案子上，正是红桃5。

瑞清大惊：“神！”

立俊：“雕虫小技。”

“你认牌？”

立俊笑而不答。

“麻将怎么样？”

立俊往后一躺：“那更简单，不管你把牌弄得多么乱，我都能知道是什么点子。”说着洗那副麻将，洗时，眼看远处，两只手似是变成了八只手，一会儿把麻将码好。

“你这手真快！”

立俊得意：“去年我在英国表演，那些人都看傻了。好几个小姐给我名片！”

瑞清打趣：“没弄个洋妞拾掇拾掇？”

立俊：“拾掇？拾掇是免不了的。哈哈！”

瑞清过去把上面的牌换换，按住一张说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立俊：“三条。”一抬下巴，“翻起来看！”

瑞清翻过来，挠着头说：“还真是三条

！”又摸起一张，“这是什么？”

第二部分 第42节：旱码头(42)

立俊：“八饼。”

瑞清真是服气了：“谁要和你打牌还不等着输呀！我说，你别干洋行了，咱俩开个赌场吧！”

立俊：“正因为这样才不能赌！”

瑞清：“为什么？”

立俊：“我要是去赌，和抢有什么区别？上海的好几家赌场请我去。唉！”

他摇摇头，“瑞清，咱是绅士呀！”

这时，工友走来，他有四十多岁，干净利索，细皮嫩肉：“杨主办，你的信，山东来的。”

立俊抬眼问：“桂花来的？”

瑞清笑着把信打开。

3

饭做好了，夏小姐站在门内——透过门缝往外看，看瑞清下班走来的方向。

夏先生过来问：“还没回？”

夏小姐：“嗯。”

夏先生：“可能朋友叫去外面吃了。”

夏小姐：“不会。他要去外面吃，会让工友来送信的！”

夏先生觉得有理：“可能是洋行里有事情。再等等吧。”

夏小姐跟着父亲往回走，父亲去了北屋，夏小姐去了自己的屋。她屋里的陈设雅致简单，清洁明了。她坐在床边上，看着墙上

的表，六点半了，该回来了。不由自主地透过窗子看院子——盼着瑞清回来。

北屋里，夏氏夫妇在谈女儿。夏太太说：“阿琴这么喜欢瑞清，可人家在周村有人了，我们怎么办？”又补一句，“我们家世代士绅，是无锡的望族，总不会让阿琴做小吧？”

夏先生：“不会，不会。”

夏太太：“你有得办法？”

夏先生没有具体办法，却是不在乎地说：“不打紧。你知道，这是上海，上海的风气最开化！瑞清又做洋行，天天看那些卷头

发的洋女人，头脑里的那个乡下的女子渐渐也就忘掉了！不打紧。”

太太：“你怎么知道不打紧？”

夏先生解释：“瑞清现在是主办呀！每月薪俸八十镑，还有奖酬。这在上海数得着哩！主持一个家没得问题吧？他为什么不把周村的女子接来？这就说明他没想好嘛！”

太太认为有理，同时也有担心：“也对。可是不会被别家抢去吧？杜家常常请他去，这是要防的！”夏先生：“杜先生是求他把西北的发菜卖到英国。当然，也不是没有这方面的意思。但我看瑞清对阿琴极敬重。

克利尔给他朱古力，他也不舍得吃一块，都带回来给阿琴，还有香水。”

太太不以为然：“香水他自己用不到嘛！”

夏先生：“那他为什么不寄回周村？”

这时，瑞清回来了。

夏小姐忙从屋里跑出来，可瑞清头也不回，径直去了自己的屋。

夏先生惊异：“怎么了？”

夏太太：“难道让洋行辞掉了？”

夏先生：“不会，不会。你去看看。只有你适合去。”

第二部分 第43节：旱码头(43)

夏太太抱怨：“为难的事情总是我！”
叹息一声，肩负使命出来。

夏小姐来到北屋，与父亲不安地站着。

林嫂来问：“老爷，吃饭吧？”

夏先生：“不得忙。吃饭忙什么！”

林嫂无端被斥，沉着脸出来。

夏太太侦探归来，夏先生忙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夏太太：“在哭呢。”

夏先生：“为什么？你没问问？”

夏太太：“那么难过，我哪好问！”

夏小姐突然变勇敢，径直来到瑞清门外，轻巧地叩着：“瑞清，怎么了？在外面受了委屈？”

瑞清：“阿琴，别等我吃饭了。我、我、我难过！”

4

早上十点多钟，太阳歪着照来周村大街，明暗各半。四胜正从大锅里往外捞羊肉，小伙计过来说：“大师兄，爆仗刘他老婆来了，在前头。”

四胜眼一横：“她来干什么？嫁了的闺女切开的瓜——说啥都晚了！告诉她，我忙着呢！”

小伙计去了，四胜继续捞肉。

小伙计又回来：“大师兄，她不走。我看那眼里泪盈盈的，挺可怜人，你还是去见见吧。”

四胜把肉钩交给小伙计：“唉，春里种了谷子，这又看着那高粱好——可你就这一块地！”抱怨着走来。

桂花怀孕了，也未打扮，显得拖沓。

四胜上下打量，指着她腹部说：“看你多能！还会怀孩子呢！狗生狗，猫生猫，雏鸡子生来向后刨！——这孩子早晚也得擀爆仗！”

桂花叹息：“随便你说吧。我任着你糟

践！”

四胜急了：“我这是糟践你吗！我让你等等，我让你扛着，可你咋就扛不住呢！这倒好，少东家也来信了，你也嫁了。桂花，你觉得我说话不好听，可你知道我心里咋想？”

桂花：“唉，我哪知道！”

四胜：“少东家收到我那信，心还不得碎了呀！昨夜里我就做了不祥的梦，惊出我一身汗来！”

桂花忙制止：“不许胡说。瑞清好好的，我也梦见他来！”

四胜的目光越过桂花的头顶向远看：“都说是那痴情女子薄情汉，哼，到你这里却改了行市——倒过来了！”

桂花：“真难呀！”她低着头，心虚地小声问，“那信打出去了十六天了，瑞清回信没？”

四胜：“你既然嫁了爆仗刘，就跟着他死心踏地地碾火药吧，别再挂牵这些了！”

桂花：“我知道自家没脸挂牵，可我放不下呀！”她把包袱递上来，“这天也凉了，瑞清临走也没带棉衣裳，你费心给他寄去

吧！算俺求你！”

四胜不接：“少东家在哪里？在上海，穿的是西洋的呢子苏杭的缎，能穿这柜台老土布？”

桂花：“穿不穿俺不管，俺得有这番心！”

第二部分 第44节：旱码头(44)

四胜：“桂花呀，咱从小在一块长大，不是我说你——少东家对你可真是情深似海呀！他虽说是找二十个老婆，可是那性情人物呀！噢！收到我的信，那心碎一回。那伤刚结了痂，咱这衣裳又寄到了——再把那伤

痴揭起来。你想把他折腾死？”

桂花：“那俺不管，俺得让瑞清知道俺没忘下他！俺是万般处在那无可奈！是俺娘用‘放倒神’头天晚上麻翻俺，一气睡了三天，这才嫁给了姓刘的。四胜，俺没法儿呀！”说着哭起来。

四胜叹息：“唉，花仙姑她真不该呀！”

桂花擦去泪：“要不你把上海的地址给俺，俺找人写了寄去！”

四胜伸出手：“唉，给我吧。”

桂花：“四胜，你可寄呀。万一瑞清没有棉衣裳就冻着呀！”

四胜：“寄，寄。我一准寄！”四胜把包袱放到凳子上，回过脸来问，“爆仗刘对你还好？”

桂花抿着嘴：“千好万好，娶了俺就没好！”

四胜劝慰：“唉，已经这样了，就好好地和人家过吧！——你平平安安的，少东家也好放心！”

“哼，我就没用那正眼看过他！”

“你穿针引线地给少东家做这棉衣裳，爆仗刘没拦着？”

“拦着，我就一头撞死！”

四胜抖搂着手：“这可咋办！这可咋办！万一少东家哪天杀回来，这个局面可咋收拾！”

“四胜，我把话放在这里！——只要我醒着，姓刘的就甭想碰我一指头！瑞清要是真回来，我能看见他就知足！”嘴抿了好几抿，“俺这辈子也算没白活！”

说罢抽泣着快步走去。

四胜追来街上，冲桂花背影扬去手：“好好地养着，别生气着急的！”

5

早上，立俊来到克利尔办公室。

克利尔问：“瑞清四天没来了，他怎么了？”

立俊：“唉，怎么说呢，他失恋了！”

克利尔摇头：“不可能。在中国，定了亲是不能随便更改的。瑞清没定亲吗？”

立俊解释：“他那是私定终身，没有父母的认可，这做不得数的！”

克利尔大悟：“原来是这样。”他指着桌子上的那些样品，“可他不来上班，这些东西怎么发包？这都是他主管的业务，我们又不懂，弄不好又要吃亏。你去把他叫来吧。”

立俊为难：“昨天我刚去过，我看他也没有精神，像是万念俱灰。总经理，再等两天吧。”

克利尔着急地在办公室里走两趟，心生一计，走到立俊跟前：“你看这样行不行——”他指住立俊的肩，“你去美国人办的光

华中学约几个女生，晚上我们请瑞清跳跳舞，喝点酒，这样也许能好一些。”随后又说，“我也用一下你们中国的美人计！”

第二部分 第45节：旱码头(45)

“我看这计不管用——夏先生的女儿天天陪着他，夏小姐很美丽，也文雅。这都不管用。光华女中的学生怕也不会有奇效！”

克利尔急了：“你去叫他来！失恋不能耽误做生意！”

立俊原地未动，冷冷地提醒道：“总经理，瑞清性情刚烈，我怕逼得他太过，他不

在洋行做了！”

克利尔闭眼点头：“好，好，一会儿我亲自去一趟。”随之总结道，“山东的那个女孩子一定很美，起码比夏小姐美！否则杨早就变心了！”他又纳闷，“比夏小姐美？夏小姐已经够美了，还能多美呢？”最后归结为，“中国人不好理解！”

6

下午，瑞清独坐室中。将去的太阳留一抹殷红在墙上。

夏先生回来了，进门就问太太：“瑞清好点没有？”

夏太太：“也不出屋，也不说话。好不愁人呢！”

夏先生：“还得把他叫来。我有事情找他！”

夏太太：“你自己去叫好了。”

夏先生看女儿：“阿琴，你比我们有面子，还是你去吧。”

夏小姐低着头：“我哪有什么面子！”
却还是站起来，“我试试吧。”

她来到瑞清屋里，给他倒杯水，慢慢地

端过来：“瑞清，去吃饭吧。”

瑞清表情空茫：“唉，真是没意思！”

“桂花也是迫不得已，还不知道她有多难过。别说在乡下，就是上海，父母之命也极难违背。好了，洗过脸去吃饭吧。”

“唉——”一声长叹，再次落下泪来。

夏小姐递来毛巾，看着地面婉劝：“‘人到伤心处，何是泪长流。’洋行里那么多事情，克利尔先生也亲自来过了。你还是打起精神去上工，事情一忙，你可能会好些。

瑞清擦着泪：“元遗山说：‘问世间情为何物？直教生死相许！’唉，真是至情文字！桂花从小和我一块玩，我现在一闭上眼就能看见她那样儿！”“瑞清，人生本来就没有几多遂心。还是往宽处想想，也替桂花想想。你这般难过，也算得不负这段情。来，洗过脸，一块吃饭。”

瑞清垂头不语，夏小姐正要再劝，他却猛地站起，怒目横眉：“我要干出个样来，回周村灭了那窝子！还奉旨专营，狗屎！——放火惊煞我爹，逼得我出走他乡，桂花也嫁给爆仗刘！”他正视着夏小姐，“稚琴，你看着，我说到做到！”夏小姐温情和缓地

说：“干出个样子是大丈夫的作为，但未必非要回去复仇。”

瑞清瞪着眼，声音高起：“我本来想科考取士，光宗耀祖，可他给我放火！好，你放吧，这一放我倒是明白了！——黄巢也本想进身求仕，过安生的日子。可考官作弊，这才逼得他造了反！好，我反给你看！‘唐毁于巢’，我让这家子毁在我手里！”说时，面有杀气。

第二部分 第46节：旱码头(46)

|福哇www.fv al.cn 小说|

稚琴淡然一笑：“胸怀壮志自然很好，仇和恨也不能忘记。但对一切无法改变的事情，还是要心存宽恕，不要整天总想着报复

。那样就把自己看小了。”瑞清想急，夏小姐赶紧说，“——我没有资格劝你，但天天想着恨，会弄得整日不开心。”说完，不看瑞清，默默走出。

北屋饭摆好了，一家三口坐在那里等。夏先生问：“他没说来不来吃？不来就给他送去。”

夏小姐：“我哪说得准。”

夏母：“这孩子真拗犟！”她见女儿不悦，忙作修正补充，“这般痴情的男子也少有的。”

这时，瑞清拿着一摞单子进来。一家人

全起立，瑞清忙扶下二老：“不妥，不妥！”

夏先生亲切地问：“洋酒还是白酒？”

夏太太：“他心情这般坏，不喝酒最好！”

夏先生拖着长腔：“不是这般说！宋湘（清儒）那诗我记得——”他看着瑞清，“‘千秋怀抱三杯酒，万里云山一水楼’，喝点酒心胸天地也就宽了。”他示意女儿，“还是劳你驾，拿剑南春来好了。”

瑞清把单子递过去：“夏叔，克利尔送

来些单子，你看看你能做哪些，在上面打个钩。把不能做的发包出去。但价钱要比这报价低一成。”夏先生忙取来花镜，认真浏览：“都好做，都好做。低两成也有得赚！上海的这些买办，”他摘下镜子向外指，“都是靠洋人才发财的！”放下单子，“就是嘛！伤心完了，还是赶快上工去。当然，再歇几天也无碍。”

夏太太：“你最盼瑞清去上工！”

夏小姐歪着头倒酒。瑞清忽然看着她：“稚琴，你能陪我喝一杯吗？就一杯！”

夏氏夫妇交换眼色。

夏小姐脸通红，低头啜嚅：“我哪里喝得酒。”

夏先生替女儿做主：“一杯没得事情嘛。瑞清这般邀请，怎的好拒绝。来，倒上。”

夏太太替女儿倒上酒，并抱怨：“也不曾邀请我！”

一家人笑了。

夏先生擎起酒来：“来，干一杯。干了这杯酒，雨天就变媚阳了！来，干！”

瑞清一饮而尽，夏小姐小抿一点。

瑞清放下杯子，接着一声长长的叹息。

夏太太热烈地布菜，试图冲散瑞清的愁绪。

夏先生对太太夸奖：“瑞清是奇才，买办行里都是这样说的！”他转向瑞清，“你可知道虞洽卿？”

瑞清：“知道。那是买办前辈。”

夏先生：“对嘛。就是这样的前辈大佬，现在也不便小看我。赖先生这类的就更不用提！——现在倒要说要我帮他的忙。为什

么？因为瑞清嘛！”

瑞清：“惭愧，惭愧。”

夏先生：“你在家这些天，一定有不少单子跑掉了！”

第二部分 第47节：旱码头(47)

夏小姐：“就不能不谈生意吗？”

夏太太：“你爹爹做生意有瘾的！——我们成亲第二天，那还是在无锡，他听到说曾国藩的湘军要藕粉，扔下我就走掉了！”说时挺起胸模仿丈夫昂扬出走的样子。

夏先生解释：“不做生意怎的吃饭？可是瑞清，现在美国的硫酸来了上海，比英国的便宜呢！”

瑞清：“克利尔今天也说到这事儿，不要紧，英国的硫酸会低下来的。”

夏先生：“现在我客户都被别人抢走了！”

瑞清端着杯子：“夏叔，这是暂时的。”

夏先生：“可是美国的价钱低呢！”

瑞清仰面喝下酒：“美国硫酸为什么便

宜？因为它用特制的搪瓷大罐装运，到上海之后再分装零售。大罐是盛得多，但是装卸相当麻烦，也是经常烧着人。”

他多少有些醉意，“大罐不如小罐，小罐不如不用罐——这事儿我想了好久了。哼，我从明天开始就编制这个计划。稚琴，你要帮我把这翻成英文——因为要寄到英国总部审定，更要总部全面配合。美国硫酸？哼，我倒要和它争一下！”

夏小姐：“只怕我的水准不够！”

夏先生：“不打紧，你译出来再让洋行里的人编辑。可是瑞清，不用罐怎的装硫酸？”

瑞清倒着酒：“其实很简单。”

夏小姐小声求母亲：“让他吃饭吧，劝他不要喝这多酒……”

母亲小声打趣：“这最该是你的事情！”

7

周村王家。

下雪了。

王老爷心态安闲地坐在椅子上，下巴微

昂，看着外面的雪，有感而发：“‘万里清江万里天，一村桑柘一村烟，渔翁醉着无人唤，过午醒来雪满船。’”他转向夫人，“那雪想必就这么大！”

王夫人：“快过年了，雪又这么大，客商们也都回去了，赌场不会有客人。让人把新成叫回来吧。”

王老爷：“这玩意儿当初就不该开！耳濡目染，你看看新成还是原来那样儿？光赌还不算，这又加上嫖！——温家前天就找了我！”

夫人：“那是陪客人去的，他自己没下场子！再说了，周村这四大书寓全国有名，

他整天过来过去的，偶尔下回场子也不算事儿！”

王老爷瞪眼：“胡说！自打李化熙辞官回周村，咱这里就有窑子。我也年轻过，我为啥就没去？人家少奶奶是不说，暗地里还不知道咋骂咱呢！”

夫人站起：“嗯！回来我说他，不能由他这么闹！少奶奶她哥脾气急，真能带人来揍他！”为转移火力，王夫人岔开话题，“我听说杨家那小子在上海洋行里主了事儿？”

王老爷摇头：“唉，这都是后患呀！这小子真要是杀回来能和咱算完？”

第二部分 第48节：旱码头(48)

王夫人不以为然：“他在周村反不了湾！”

王老爷：“你这话我不愿听！你知道咱的丝卖给谁了吗？就是卖给了联华洋行，还是瑞清亲自验的货！他娘，瑞清是洋行的主办呀！他要是找麻烦不收货，上海老闵就得把丝给咱退回来，咱就得如数返人家钱——人家不是没难为咱嘛！想想这些，咱心里该不该惭愧？”

王夫人：“可是，可是。这孩子还真不孬！”

王老爷指向西屋：“就这样，少奶奶说给瑞清寄点东西去，新成死活不干！说那样成了咱服软了。”他扬目看向外面的雪，“唉，硬的你用过，一把火，把周村的书生逼成了上海的买办！他娘，天下不光周村出丝呀，瑞清要是给老闵说一句——不让他收咱家的丝，咱这丝卖给谁？”

王夫人：“可是！”

王老爷叹息：“唉，咱能活几天？将来是他和瑞清打交道。机房里着了火，人家也没告，事情就这么着过去了。新成真该借收丝这个引子，以同乡的口气给瑞清写封信，顺便捎点东西去。来回走动着，事情也就冲

淡了。”他身子一挺，“可他不，那天因为这差点和少奶奶打起来！”

“那你写，你写更有分量！”

“我不写，我又没放火！哼，该说的咱都说了，由着他去吧。”

夫人着急站起来：“今晚咱得说说他！新成这孩子忒没眼色！老爷，我说了你可别生气！”

王老爷斜着眼：“咋了？”

“周村城里四个书寓，带着客商逛谁家也是逛，一样是咱出钱。咱家的客商也最多

，可新成偏不让客人去金陵书寓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王夫人叹口气：“还不是因为瑞清和桂花好？那天花仙姑专门找了我。”她走到丈夫跟前，“咱这是说万一，万一瑞清真回来，桂花再从旁边下上把蛆，人家不往死里办他！”

王老爷一怒而起：“你看着，驴不认道狗乱叫，发丧穿着那红箭套——这么不看眼色准得倒霉！快，快让人把他叫回来！——买卖就是买卖，不能在买卖上也诛连九族！”

下雪街上人少，四胜敛划起案上的肉，回身对小伙计说：“雪这么大，没买肉的了。上门！咱也早歇着！”

小伙计很听话，拿着门板出来。他刚上起一页门板，就见雪街中一个女人艰难地走来。他以为是买肉的，伸头定睛看去，渐渐辨出是桂花，急忙跑进来：“大师兄，快去迎迎，爆仗刘他老婆腆着大肚来了！”

四胜大惊：“啊！”一扔叉子跑出来，扶着墙紧走几步，迎住桂花：“你这早晨晚上就生了，摔倒可咋办！走，快回去！”

桂花惨笑着：“这死了也算一辈子。四胜，雪下这么大，瑞清那衣裳该收到不？”

第二部分 第49节：旱码头(49)

四胜宽慰：“收到了，准收到了！快，我扶着你回去。”他扶着桂花的肩头，硬把她扳转过来——架着她往回走，“爆仗刘这个舅子，这么大雪也放你出来！看我不踹他！”

“这回不怨他。他没拦下我。你说收到了——瑞清回了信？”

“唉，收到我那头封信，少东家那心兴

许都碎了！这信可让他咋回！”

“也不知道上海下雪没？”

“嗨！你别满心里放这些隔年愁，少东家冻不着！你整天想少东家，我看都有点癔症了！”

四胜扶着桂花慢慢向回挪，大雪迷蒙，天穹广远。

“四胜，不怕你笑话，过去咱看戏，说莺莺想那张生，想得带死带活，咱看着还不信。唉，这回我是信了。四胜，我要是躺下了，不管生没生，瑞清要是来了信，你可去告诉我呀！”

四胜忍着泪点头：“告诉，告诉，我准去告诉。唉，你娘这是办的什么事儿！”

爆仗刘手扶门框伸着脖子朝这望。

暗天下，大雪中，走着他俩萎缩的身影

。

9

瑞清在家里编制计划，伏案书写，专心致志。

夏小姐在自己屋里削苹果，不时地抬眼看向西屋窗前的瑞清，心里的甜蜜漾来脸上

，更显妩媚。

夏母进来：“这些事让林嫂做，你快去帮他翻英文——跑了硫酸客户，你爹爹最着急！”

夏小姐：“前面那些我译完了，正等他那最后一节呢。”

夏母：“这英文比中国话快些？”

夏小姐：“不是。他边想边写，所以慢。”

夏母：“我不晓得这些。阿琴，自从断了桂花这个念头，他对你很亲近呢！”

夏小姐：“哪里有嘛。”

夏母：“不要瞒，莲要长出，水是瞒不住的。妈姆懂！”

夏小姐含笑不语。

夏母：“阿琴，这样的人不容易碰到，嫁个好人，这是女人最要紧的事情。瑞清很能干，这才多半年的光景，我们就能买地盖公馆哩！”一撇嘴，“这要你爹爹自己做，怕到八十岁也难做到！”

夏小姐：“瑞清昨天嘱咐过，不要急于造公馆，免得人家说我们暴发户。对他在洋

行里也不利！”

夏母：“我们又没骗洋行，价钱低嘛。”

夏小姐不愿再和母亲纠缠，站起来说：“看他写完最后一节没有。”

夏小姐来到瑞清屋，他没抬头：“等着，等着，还有最后两行。”

夏小姐过来歪头看，赞道：“虽是毛笔但你写得真快！”

瑞清：“当初为了考进士特别练的——写慢了答不上卷子！”

夏小姐反过臂，用腕子挡着嘴笑：“现在还想科考吗？”

瑞清：“还是洋叔说得对，中国不需要科举，而是科学！到了上海之后更觉得这话对！比如这硫酸的分子式，汉语里就没有。好了，可以拿去了。”

第二部分 第50节：旱码头(50)

夏小姐接过来看，抿着嘴点头：“你这馆阁字爹爹看了都说好！”

计划编完，顿觉轻松，瑞清笑着点上烟：“文徵明就因为字写得差，考官才不让他

上场子，气得他成了书法家，但也耽误了好几年。唉，都是逼的！”说着，很自然地伸手拉夏小姐坐下。

夏小姐一惊，看看他的手，红着脸坐在他对面。

瑞清也顿了一下，自我解嘲地一笑：“我这计划行得通吗？”

夏小姐：“我虽是不懂，但我觉得你头脑极灵活。能把不相干的事情放在一起，爹爹也这样说！”

瑞清一笑：“过誉，过誉。克利尔说了——只要总部同意这个计划，就让夏叔做‘

无敌牌’硫酸的上海总经销。”

“所以爹爹把你看成财神。起码看得比我重！”

这时，有人拍大门，夏小姐赶紧站起来，顺手拉一下衣服。

立俊进来了。

瑞清赶忙迎接，夏小姐撤走不及只得问：“杨先生好。”

立俊躬身还礼，避开夏小姐问：“那计划编好了？”

瑞清：“好了。稚琴翻译的，你正好看一下。明天带到洋行去。这是什么？”他指着立俊手里包袱。

立俊为难地看看夏小姐：“唉，我说不送来，可是克利尔不同意，说那样不合人情——桂花寄来的包裹，摸着像是衣服。”

一听“桂花”二字，瑞清下意识地扶住桌边，夏小姐脸上的笑容也没了。立俊晃着头：“唉，打开看看吧。”

瑞清呆滞地坐下。

第二天早上吃过饭，瑞清要去上工，一家人站起来。

夏先生说：“让包车送你吧？”

瑞清一笑：“哪有二十多岁坐洋车的。夏叔，婶子，我走了。”

瑞清昂首走去。

夏先生搓着手自语：“中午就会有消息！”

夏小姐面容沉静，看着瑞清的去影，
福哇小說@下載站 | 两行清泪慢慢流下。

夏母慌神：“怎么了？好好的嘛！”

夏小姐不答，站起来去了自己屋。

夏先生问：“阿琴怎么了？”

夏太太：“我哪里晓得！”

夏先生拨着太太：“快去问，快去！”

夏小姐性本安娴，虽是伤心，却不出声，一个人坐在床边上，看外边的枇杷树。

夏母追来：“阿琴，怎么了？”

夏小姐：“没的事情，只是心里难过。

”

夏母：“为什么嘛！”

夏小姐：“妈姆，他把桂花寄来的粗布棉袄穿在里面，把我给他织的毛衣套外面！

”

夏母：“这没什么。”随后又说，“我再劝他脱掉，去洋行做工，穿得这般胖胖不像样子！”

夏小姐：“他哪肯听！”

夏母：“你劝过？”

夏小姐委屈：“我哪好劝——还不等我说话，他自己讲起关羽的故事。说关公无奈降曹操，曹操见关羽战袍破掉了，送他一件新的，关羽就把新衣套在里，旧袍仍旧罩外面——为的是能常常联想到刘备。他却反过来，把新衣套在里面，说要时时感到桂花在身边！”说完抽泣起来。

第二部分 第51节：旱码头(51)

夏母：“桂花已经嫁了，穿在哪里都不打紧！”

夏小姐肩头耸动。

夏母噌地站起来：“阿琴，你记得，务必记得，不嫁瑞清就作罢，要嫁了，不管他赚到多少钱，不要让他回周村！”

夏小姐擦着泪：“不回也没用，桂花在他心里面??”

11

克利尔认真地看着瑞清的计划书，随看随称赞：“棒，杨，你真棒！是我最棒的职员！”

瑞清坐在办公桌外面，平静地抽着烟，遥视着窗外江面。

洋行大厅里，立俊捻灭香烟来到门口。

工友迎上来：“帮办要出去？”

立俊指克利尔的办公室：“一会儿杨主办出来，你来告诉我——我找他有事！”

工友：“好的，好的。”

克利尔抱着膀子：“杨，你详细地说说实施方法。”

瑞清：“很简单。我们先在博山订购硫酸坛子，等坛子烧好后，就近装上博山八陡的酱油，然后在青岛装船起运。酱油运到英

国后，把酱油倒出来就地改分为瓶装，坛子也腾出来了。随后——”淡然一笑，“坛装的硫酸就运来了上海。就这么简单！”

克利尔慢慢地点着头：“妙，妙。这个灵感怎样得来？”

瑞清：“我初到上海，夏先生带我去码头上提硫酸，我当时就看着那些瓶子不顺眼，于是开始想这事儿，随后你请我吃西餐，又说英国的酱油很贵。就是这样。”

克利尔站起来：“我要写个报告，要求总部奖励你！”

瑞清：“快把这个计划报总部吧。”

克利尔摇着头：“没有这个必要了，我们现在就着手干！”

瑞清：“那我回去收拾行李。”

克利尔绕过桌子，来到瑞清跟前，情真意切地说：“瑞清，你去博山最合适。可那地方离桂花很近，你会很痛苦。瑞清，听我的话，千万不要去见她。那样会毁掉她，更会毁掉你。你对我相当相当地重要！”

瑞清凄惨地一笑：“我不去见她。”

克利尔：“对。不去见她。”他扶着瑞清的背往外走，“——雪莱说，‘把幸福剔

出来给你，留下痛苦我独自咀嚼。’ ”

瑞清：“我明白。”

克利尔还是不放心的：“你的情绪很不稳定，最好过几天再动身——我也失恋过。”

“唉，最难受的那阵子过去了。”他看着克利尔，“总经理，上海有四家英国洋行，我们能想到，别人也会想到——我们应当有所防备。”克利尔点头：“我马上致函出口商会，申请运载方式保护。瑞清，”说着捏他的臂，“穿得这么厚！”

瑞清一笑：“我套着桂花寄来的棉衣！”

瑞清沿着江边慢慢向回走，虽然构思出一个赚钱计划，他却毫不兴奋。看着江水滚滚，想起当初和桂花在一起的日子。

瑞清坐着吃点心，桂花站在后面给他梳辫子。

桂花：“今年会试你去不？”

瑞清喝口茶：“会试会试，我爹那里刚放下，你这里又接上了。我就不明白为什么非考这玩意儿！”

桂花撇着嘴笑：“自家考不上，就说科考不好。”

瑞清回身拉她坐下：“桂花，你猜我为什么不愿意考？”

桂花：“为什么？——我觉得你没什么正话！”

瑞清：“我是怕一不小心真考上！”

桂花撇嘴轻哼一声。

瑞清：“唉，真考上可就苦了，我这辈子也就算完了！”说着摸出荷包卷烟，“李

商隐考中之后就十分后悔，还作了一首诗。

”

桂花含情睇笑：“背来听听。”

瑞清：“李商隐中了进士之后与他太太开玩笑，作诗说：‘为有云屏无限娇，凤城寒尽怕春宵。无端嫁得金龟婿，辜负香衾事早朝。’”他指着桂花的小鼻子，“就是因为中举，才弄得五冬六夏得早起！”两手一摊身子一仰，“把两口子的正事儿全给搅了！这就是做官上朝的好处！哈哈！”

桂花用食指杵下他脑门儿：“满脑子里尽这个，哪还有地方去装四书五经！”

瑞清停住，对着江面抬手擦泪，不禁长叹一声。

立俊未穿外套，只穿西装从后边追来：“瑞清。”

瑞清回过身：“怎么了？”

立俊：“你要去博山？”

瑞清：“嗯。”

立俊：“我想跟你去。”

瑞清：“这一路很苦，不好走。”

“不碍事。我想跟你学学。昨天我看了你的计划，激动得一夜没睡好！”

“噢？”

“我认定这辈子你能干大事！”

瑞清一笑，未置可否。

立俊回头看看：“你这个计划根本不该拿出来，不该让洋行赚这钱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咱们可以自己干！”

瑞清点头，又回脸看向江面：“和洋鬼子一块闹腾，我心里相当别扭。荆条子再高也不是树！但现在，”他绷着嘴顿住，回过脸来看着立俊，“还不到时候！”

“瑞清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就要着眼于自立门户。不管什么时候，我都跟着你！”

“这正是我要说的话！”

本书精华已为您连载完毕，更多精彩请关注福哇小说下载站，谢谢！

您所看的电子书来自福哇txt小说下载站<http://www.fval.cn>网友分享

本电子书仅供读者预览，请在下载24小时内

删除，不得用作商业用途；如果喜欢请购买
正版图书！网友上传是为了宣传本书，版权
归原作者。